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五十七

臺省部

總序



三代之前職官之制罕存於載籍靡得而周祥然  
 其大指高作司徒以敷五教即周之地官也伯夷作秩宗以典  
 三禮夔典樂以和神人即周之春官也咎繇作士以  
 周之夏官秋官也垂作共工以利器用即周之冬官  
 言出入帝命即周之內史也雖其名未正然其職已同周之天  
 官曰冢宰地官曰司徒春官曰宗伯夏官曰司馬秋官曰司寇  
 冬官曰司空是為六卿方於後世冢宰即今之吏部也司徒即  
 今之戶部也宗伯即今之禮部也司馬即今之兵部也司寇即今  
 之刑部也司空即今之工部也秦漢之制以丞相御史大夫領



朝政九卿分庶職其御史屬官有二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  
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刺史領御史員外十五人受公卿奏  
事舉劾按章事具憲官門又有符節御史主符璽位次御史中丞  
即中今屬官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掌論議皆無員多至  
數十人後改中大夫凡光祿大夫比二千石太中大夫比千石  
諫大夫比八百石謁者掌賓贊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少  
府屬官有尚書武帝以遊宴後庭以中官至中書遂罷尚書之  
官至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四人分  
為四曹通掌圖秘記章奏之事各有其任其一曰常侍曹主丞  
相御史公卿事其二曰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國事其三曰民曹  
主吏民上書事其四曰主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後又置三公曹  
主斷獄分為五曹又置丞四人即四人其一主匈奴單于其

一主羌夷吏民其一主戶口墾田其一主射帛委輸又以左右  
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又以大將軍事騎將軍大司馬領尚書  
事皆為樞要又有中書謁者又有侍中中常侍入直軍中諸人吏  
舉非法散騎騎而散從無常職給事中侍從左右無常員皆列  
侯將軍卿大夫博已下加官焉又有議郎掌顧問應對侍中尚  
書謁者皆有僕射古者重武官故有主射以督課之後漢以御  
史大夫為司空中丞遂為御史臺率其屬有治書侍御史二員  
事刑兵部侍御史十五員諱具憲官門蘭臺令史六百石掌奏及印工  
文書又有尚書令一員掌凡選舉及奏下尚書曹文書衆事秩  
千石故公為之者秩二千石朝會不陞奏事成銅印墨綬屬官  
有僕射一人秩六百石署尚書事至兵帝分置左右僕射尚書六人秩六  
百石初分六曹一曰三公曹主歲盡課諸州部事二曰吏部



曹改前漢常侍曹為之主選舉祠祀事三曰民曹主繕修功作  
鹽池園苑事四曰客曹主護駕羗胡朝賀事五曰二千石曹主  
辭訟事六曰中都官曹主水火盜賊事凡六曹并令僕二人謂  
之八座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為官号靈帝以待中梁鵠為選部  
於此始 曹名置左右丞各一人即三十四人秩四百石見即主  
作文書起草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內初從三署即詣臺試守尚  
書郎中歲萬祿尚書郎三年稱侍郎選有吏能者為之又和帝  
以太傅錄尚書事尚書始有錄名其後為三公為之蓋唐虞大  
麓之職又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散 給事中前後同兩漢尚  
書而下皆文隸少府而已魏置御史中丞治書侍御史皆如漢  
制又置侍御史凡八人又置治書執法掌奏劾又置殿中侍御  
中禁防御史 事具并憲部 又置尚書令一人尚書僕射或一人或二

人置二人前為右左若令闕則右為省主又有選部右民客曹  
大兵度支五尚書又置二丞又置殿中吏部駕部金部虞曹比  
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庫部農部水部儀曹三公倉部民曹二千  
石中兵外兵都兵別兵考功定課凡二十三郎青龍二年又置  
都官騎兵二郎每一郎缺白試諸孝廉能結文案者五人對封  
奏具姓名以補之凡尚書令僕射尚書三品左右丞郎中六品  
又置謁者十人僕射一人四品又置侍中四人其加官則非數  
掌賓贊威儀大駕出則次在侍中護駕正直侍中負璽陪乘餘  
不帶劔皆騎從登殿其散騎常侍對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倫  
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又置給事黃門侍郎四人又置散騎常侍  
無員掌規諫不典事紹璫侍中左挿散騎右挿又置員外散騎  
掌侍無員散騎侍郎四員其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



事又置給事中無員凡侍中散騎常侍三品給事中給事黃門  
侍郎員外散騎常侍散騎侍郎五品武帝初為魏王又置祕書  
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二改為中書置監令各一人祕書事具卿監

門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黃門郎已置事過通事郎乃置名已  
置奏入帝省讀書可其給事黃門侍郎並如漢制凡中書令三

品中書侍郎五品中書通事舍人七品符節御史別為一臺掌

授節銅虎符竹使符晉御史中丞治書侍御史如魏制侍御史

置九人殿中侍御史四人江左減二人又有儉校御史事並具憲官門

又秩尚書令秩千石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納言慎五時朝服

佩水蒼玉食奉月五十斛受拜則冊命之賈充以目疾表置省

事吏四人省事蓋自此始也僕射與魏同又置吏部三公客曹

駕部屯田度支六尚書咸享二年省駕部四年省一僕射又置

駕部太康中改置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尚書又置

右民度支五尚書祠部常其僕射通職不置祠部則以右僕

射攝之闕右僕射則以祠部攝知其事又以左丞主臺內禁令

宗廟祠祀朝議禮制選用署吏急假右丞掌臺內庫藏廬舍凡

諸器物又稟振租布刑獄兵器督錄遠道文書表章奏事又置

直事殿中祠部儀曹吏部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二千

石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左右士駕部車部庫部右左

中兵左右外兵別兵都兵騎兵左右士比主客南主客凡三十

四曹後又置運曹凡置郎二十三人更相統攝又江罷左直事

左民屯田車部別兵都兵騎兵左右士運騎後曹罷虞曹二千

石有殿中祠部吏部儀曹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左民

起部水部主駕客部庫部中兵外兵十八曹郎後又省主客起



部水部但十五曹又咸康中分置三錄王道荀崧陸暉為之又  
又有四錄即四人參錄又西朝張華江左庾亮並闕尚書七條又  
何充一闕尚書自漢而後八座又郎初拜並集都座交禮遷職  
又解官馬西朝八座丞朝郎脯詣都座江左唯朝而退凡尚書  
今僕射尚書並三品左右丞郎並六品又置侍中如魏制哀帝  
興寧四年省二人後復舊又置給事黃門侍郎四人有置通直  
散騎常侍二人並令負外散騎常侍與正員散騎常侍通直故  
謂之通直又置員外散騎常侍侍郎元帝又置通直散騎侍郎  
二人後增置四人散騎常侍給事黃門散騎侍郎皆如魏制江左  
始罷其平尚書奏事又置中書令監而已皆下如漢制改通事  
郎為中書侍郎江左初復曰通事郎俄復為中書侍郎又武帝  
初置舍人通事各一人江左合為事通舍人掌呈奏案後省之

以侍郎直西省凡侍中散騎常侍中書監令並三品給事中給

事黃門散騎中書侍郎並五品門下中書舍人第七品朱置御

史中丞治書侍御史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如晉制事具憲官門又置

謁者臺謁者僕射一人掌大拜授及百官班次謁者十人掌小

拜授及報章先是晉省謁者隸蘭臺江左復置俄省明中復

置尚書寺有尚書令人總樞衡僕射尚書分領諸曹僕射領殿

中主客凡二曹吏部尚書領吏部刪定三公北部凡四曹祠部

尚書領祠部儀曹凡二曹度支尚書領度支金部倉部起部凡

四曹左民尚書領左民駕部凡二曹都官尚書領都官水部庫

部論功凡四曹五兵尚書領中兵外兵凡二曹若營宗朝宮室

則置起部事畢省之又高祖置騎兵主客起部祖二凡四曹合晉

十五為十九郎文帝元嘉十年省儀曹主客北部騎兵兵四郎



十一年又並十八年增剛定郎事見刑  
法部三十年置功論郎明帝

省騎兵凡二十郎北部主法制度交主等都官主軍事刑獄其餘諸郎所掌各如其名自漢已後尚書官上朝及下朝禁所行人丞郎見尚書呼曰明時郎見二丞呼左君右君其屬有都令史令史書令史書朝之名或減或益其制不常但八座解交丞郎已下不復解交也孝武不欲威權外假故罷歸焉其後或置或否凡尚書令僕射尚書並三品丞郎並六品又置侍中而下皆如晉制初散騎常侍與中丞通官其後漸替大明雖革選北侍中而人情久習終不見重又置中書令中書舍人各一人中書侍郎四人中書通事舍人四人初以中書侍郎掌呈奏案又置通書事舍人則侍郎之任輕矣舍人直閣內文隸中書其下有主事本用武官宋政用吏凡侍中散騎常侍中書監令並

三品給事黃門散騎中書侍郎並五晉南齊之制置御史丞一

人尚書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十人謂之蘭臺事見愚又置謁者

僕射一人謂之謁者臺又置尚書令為內臺主行遇諸王以下

皆禁駐無令則左僕射為臺主尚令同左僕射領殿中客二曹

通閣諸曹事又置吏部尚書領吏部刪定王公北部凡曹四度

友尚書領度支金部倉部起部凡四曹左民尚書領左民駕部

凡二曹都官尚書領都官水部庫功論凡四曹五兵尚書領中

兵外兵凡二曹祠部尚書領儀曹與右通僕射通職領祠不並

置起部尚書與宮室宗廟權置事畢而省左丞掌宗廟郊祠格

制案彈選用等事右丞掌兵士百工庫藏刑法諍訟等事曰案

右丞上置左丞次置黃左上上置右丞次置凡二十四曹各各

置郎中令史以下又置都令史又庫部領武庫令駕部領車府



令丞起部領材官將軍司馬是謂之尚書臺侍中侍中祭酒

高功者稱侍中謂之門下給事黃門侍中世小門呼下馬門下領功

車令太官大醫令丞內外駭中監內外驛騶廐丞又置散騎通

直散騎員外散騎常侍散騎通直散騎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

奉朝請駙馬都尉謂之集書省又置中書監令各一人侍郎四

人通事舍人無員謂之中書省梁御史臺初置御史大夫天監

元年復爲中丞屬官治書侍御史殿中侍御史

節令史員事見憲官門謂者臺置謁者僕射一人掌朝覲賓饗之事

屬官謁者十人掌奉詔出使拜假朝會賓贊等事謁者僕射六

班尚書省令左右僕射吏部祠部度支左戶都官五兵尚書置

左右丞各一人吏部剛定三公北部祠部儀曹虞曹主客度支

殿下金部倉部左右戶駕部起部起部屯田都官水部庫部功論

中兵外兵騎兵等節二十三人尚書掌出納王命敷奏萬機

令摠統之僕射副馬廢置之制亦其齊同凡尚書文書詣中書

發者密事皆以契囊盛之封以左丞印自晉已後八座又郎多

不奏事天監元年始詔曹郎依舊奏事三年又置侍郎詔通直

郎凡郎中在職勤能滿二歲者遷爲侍郎又有五都令史其左右

丞共事省中謂之尚書五都用人常輕九年華用士流視奉

朝請駕部別領車府署庫部別領南北武庫署凡尚書今爲十

六班尚書僕射爲十五吏部尚書爲十四班列曹尚書爲十三

班吏部侍郎爲十三班左丞爲九班右丞爲八班侍郎爲六班

郎中爲班五又門下省置侍中給侍黃門侍郎各四人掌侍侍

從左右儼相威儀盡規猷糾正遺闕監合掌御藥封璽書符

中高功者在職一年詔加侍中祭酒其侍郎高功者一人對掌



禁令凡領公車大官大醫司令驛驢廐丞集書省置散騎通直散騎常侍散騎通直散騎侍郎各四人又置員外散騎常侍給事中奉朝請無員並侍從左右獻納得失省諸奏聞又書異意者隨事爲駮爲諸優文策文平處諸文章詩訟常侍高功者一人爲祭酒典侍郎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糾諸通違天監六年又革常侍之選又分門下二局隸散騎常侍又令尚書案分曹入集書自是散騎視侍中通直侍中丞員外視黃門郎中書省置監令各一人掌出納帝命侍郎四人高功者一人主省事又有通事舍人主史令史等員通事舍人入直閣內以才而授不限資多以他官兼領其後除通事直云中書舍人凡中書監爲十番中書令爲十三班侍中散騎常侍爲十二班通直散騎常侍爲十一班給事黃門員外散騎常侍爲十班中書侍郎爲

九班散騎侍郎爲八班給事中中書舍人通直散騎侍郎爲六班員外散騎侍郎爲三班奉朝請爲三班陳承梁制其國政事並由中書省中書有舍人五員領主事十人分掌二十一局各受尚書諸曹是爲上同總國內機要尚書聽受而已被委此官多擅權勢後魏之初官號多同於晉而未具建國初置內史長四人若侍中散騎常侍後又置都統長自侍中已下中散已上皆統之始皇元年始建省曹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散騎常侍侍詔等官八部大夫皇城四方四維面置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常侍侍詔侍直左右出入王命二年分尚書三十六曹及諸外置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大人主之四年罷外簡臺御史總屬內省又復尚書三十六曹曹置代令史譯令史各一人奏史二人天賜二年復罷尚書三十六曹郎別置武師脩勤二職武



師此郎中脩勤比令史主省務三年置散騎侍郎四年置侍官  
侍直左右出納詔命永興元置騏驎官四年人宿十直殿者  
比常侍侍郎始光元年置左民尚書神慶元年置左右僕射在  
右丞諸曹尚書十餘人各居別寺興安二年置駕部尚書右士  
尚書太和十一年置散騎官一百人朝請二百人十五年置侍  
中黃門各四人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通直散騎常侍郎具外  
散騎常侍侍郎各六十人又置侍官一百二人孝文大和二十  
三年復次職令臺省之官有御史中尉治書侍御史侍御史殿  
中侍御史檢校御史又有謁者僕射謁者又有尚書令僕射尚  
書左右丞郎中都令史王史令史又有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又  
有散騎常侍通直員外散騎常侍散騎通直員外侍郎給事中奉  
朝請又有中書監令侍郎舍人又有諫議大夫而職局所職本

志不載比齊御史臺掌祭糾彈劾凡中尉一人治書侍御史二  
人侍御史八人殿中侍御史檢校御史十二人侍中四人領符

鄴置令一人符璽郎四人

已上事見  
憲官序

謁者臺掌諸吉凶之事導

相禮儀凡僕射二人謁者三十人謁事一人尚書省置令僕射

吏部殿中祠部五兵都官度支等六尚書又有錄尚書一人位

在令上掌典令同但不糾察令則彈糾見事典御史中丞更相

庶察僕射職爲執法置二則爲左右僕射皆爲左同左糾彈而

右不糾彈錄令僕射總意六尚書事謂之都省其屬官左丞掌

吏部考功主爵殿中義曹二公祠部度支主客左右中兵左右

外兵都官二千石度支左右戶十七曹並彈糾見事又主管轄

臺中有遺失者兼之糾駁右丞掌駕部虞曹屯田起部都兵比

部水部膳部倉部金部庫部十一曹亦管轄臺中又主凡諸用



度雜物脂燈筆墨帚帳唯不彈糾餘悉與左同並都令史八人  
共掌其事其六尚書分糾六曹吏部統三曹吏部掌褒崇選補  
等事孝功掌功等又秀孝貢士等事主爵等事殿中封爵事詵  
四曹殿中掌駕行百官留守名帳宮殿禁衛供御衣食等事儀  
曹掌吉凶禮制事三公掌五時讀時令諸曹因帳斷罪赦口建  
金鷄等事駕部掌車輿牛馬厩收事祠部統五曹祠部掌祠祀  
醫藥死喪賜等事主客掌諸審雜客等事虞部掌地圖山川遠  
近園圃田獵餼膳雜味等事屯田掌籍田諸州屯田等事起部  
掌諸興造工匠等事祠部無尚書則右僕射攝五兵統五曹尤  
中兵掌諸督告身諸宿衛官等事右中兵掌畿內丁帳手力蕃  
兵等事左外兵掌河南又潼關已東諸州丁帳又發召征兵等  
事右外兵掌河北又潼關已西諸州所典與尤外同都兵掌鼓

吹大樂雜戶等事都官統五曹都官掌折內非逆得失事二千  
石掌畿外得失等事北部掌詔書律令狗檢等事水部掌舟船  
律梁公私水事膳部掌侍官百司禮食餼饌事等度支統之曹  
度支掌計會凡軍國損益事役糧廩等事倉部掌諸倉帳出入  
等事左戶掌天下計摺戶籍等左戶掌天下公私田宅租調調  
等事金部掌權衡度量內外諸庫藏文帳等事庫部掌凡是成  
伏器用所須事凡二十八曹吏部三公郎中客二人餘並一人  
凡三十郎吏部儀曹三公虞曹都官二千石比部左戶各量事  
置掌故主事員門下省掌獻納諫正又司進御之職侍中給事  
黃門侍各六人錄事四人通事令史八人統領左右局局監各  
二人置長四人掌宣傳尚食局典御二人丞監各四人掌御史  
膳尚藥局典御又丞各二人侍御師尚藥監各四人掌御藥主



衣局都統子各二人掌御服齊師高齋師四人掌陳設洒掃統  
殿中局殿中監四人掌駕前奏引行事中書省管司王言又司  
進御之音藥監令各一人侍郎四人又領舍人省掌署執行下  
宣旨勞問中書舍人主書各十人集書省掌諷議右左從容獻  
納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合六人諫議大夫七十散騎侍郎  
六人員外散騎常侍二十人通直散騎侍郎六人給事中六十  
人員外散騎侍郎一百二十人奉朝請二百四十人又領起居  
省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散騎侍郎通直散騎侍郎各一人  
校書郎二人凡其官三品皆同後魏後周追用成周之制有天官  
大冢宰地官大司徒春官大宗伯夏官夫司馬秋官大司寇冬  
官大司空並正七命又小冢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  
小司空上大夫並正六命天官屬左右司命宗師之左官伯御

正御伯御膳太府計部等中大夫地官之屬有卿伯左右遂伯  
每方幾伯每方載伯師氏等中大夫春官之屬有禮制宗廟以  
祀辨史大夫大司藥寺中大夫夏官之屬有軍司馬識方吏部  
左右武伯兵部大馭司右駕部武藏等中大夫秋官之屬有司  
憲刑部蕃部兵部等中大夫冬官之屬有工部匠師司木司土  
司金水部寺中大夫並五命天宗小宗師小左官伯小御正小  
膳部大醫小醫計部寺下大夫地官小卿伯卿大夫每卿小遂  
伯遂大夫每遂小稍伯稍大夫每稍小縣伯縣大夫每縣小畿  
伯畿大夫每畿小載師小師氏保氏司倉司門司市春官小宗  
廟小典祀小內史外史典命小史小司藥大學博士太小太  
祝司車路夏采等下大夫夏官小職方小吏部小右武伯小兵  
部小馭戒馭齊馭小司右戎右齊右司射小駕部小武藏寺下



大夫秋官小刑部掌朝布憲小蕃部小賓部司要田正司隸下  
大夫冬官小匠師小司木小司土小司金小司水小司玉司皮  
司色司職司弁等下大夫並正四命天官司會小宗師宗師宗  
正小右官伯右侍中小御正主寢御伯掌小膳部內膳外膳小  
醫醫正瘍醫大府王府內府外府左府右府絳工染工小計部  
掌出司內奄寺上土地官民部吏小卿伯卿州伯長每州小遂  
伯遂正小稍伯稍正小縣伯縣正畿伯畿正小載師司農司均  
司賤司役小師伯氏保氏司諫司救司媒小司倉小司門小司  
廐右廐典壯典牝典馳典革獸醫司袍襖司弓矢司稍司甲司  
刁等中士秋官司憲司判鄉法遂法稍法縣法畿法方憲掌囚  
掌察司約司盟職金掌譬司厲循閭掌瑾禁殺戮禁蒞禁暴司  
寤掌交司正司儀東掌客南掌客西掌客掌訝比司環野

廬象諱掌貨賄司烜伊氏司祔司難掌大司逆弋禽捕獸掌皮  
弭妖剪嘉掌罪隸掌吏隸掌蠻吏掌戎隸掌狄隸徒等中士冬  
官工部內匠外匠司量司量准司度掌杖車工角工犇工器  
工弓工箭工廬工復工陶工塗工典非治工鑄工鍛工函工  
雕工掌津舟工典典典彘工磬工石工裘工履工鞞工鞞工  
軍工膠工毳工績工漆工油工弁工織織絲絲織泉織組竹工  
籍工罟工紙工等中正並正二命天官會宗正右騎侍右宗侍右  
庶侍右勳侍主重食醫外膳典庖典饔酒正膳藏掌醢司鼎俎  
掌兵主藥正醫揚醫內小臣奄內司服奄內婦功奄卷伯卷等  
下土地官儻正每儻司封掌監掌璽典收典牛土訓神訓神  
倉稷倉添倉播倉豆倉麥倉米倉鹽倉典麩典春豐磴掌節官  
門城門司閔均工平淮泉府山虞澤虞林衡掌禽掌園掌圃掌



炭掌芻等下士春官禮部小守廟奄司凡筵司樽彝掌爵司也  
充儀司鷄司社司郊掌次御史校書典瑞典服司玄理禮司謂  
樂旨司歌司鍾磬司鼓司吹司舞籥章掌舞樂典夷樂典庸龜  
占筮占占夢視稷司巫視祝喪祝甸祝詛祝神士典路司車司  
常小夏朱掌墓職喪等下士夏官軍司馬旅土方山師川師懷  
方訓方右武賁倅長右旅賁倅長右射聲倅長右驍衛倅長右  
羽林倅長右游擊倅長武侯長司火司晨御杖右廐閑長典馳  
典羊獸醫司袍襖司弓矢司稍司甲司牙有等下士秋官司憲  
旅小刑掌囚掌察司約司盟職余掌壁司厲循閭掌瑾禁殺柙  
戮禁游禁暴司寤小蕃司行掌訝司環野廬象謂掌貨賄司烜  
市小虞部等上士春官禮部小守廟小典祠司郊掌次小內史  
著作小典命司寂小史馮相保章小司樂大學助教小學博士

樂師小卜小祝小司朝路守陵等上士官夏軍司馬小職方小  
吏部司士司勳司錄小右武伯右武賁率右旅賁率右射聲率  
右驍騎率右羽林率右游擊率小兵武環率武侯率司固道馭  
田馭小司右賓右道右田右小司田司伏小田駕部右廐典  
牝典牲獸醫等上士秋官司憲小刑部司刺鄉法遂法稍法縣  
法畿法方縣小掌朝掌察小布憲小蕃掌交司正小兵部司儀  
東掌客南掌客西掌北客掌客小田正小司要小司隸等上士  
冬官工部小匠師內匠外匠掌材小司木小司土小司金鍛工  
亟工小司水典壅小司玉小司皮小司色小司織小司弁等上  
士並正三命天官司會宗正右侍右前右後侍主寢司服給事  
掌式內膳外膳典庖典膳酒正餼藏掌醢司直俎掌小醫正瘍  
醫王府內府外府左府右府絳工染工掌緇當出小司內內小



臣奄內司服奄典婦功奄巷伯等中正地官人部吏小鄉止州  
長每州小遂伯遂正小稍伯稍正小縣伯縣正小畿伯畿正司  
封司農司均司賤司役掌鹽每池中士掌遺典收典牛司諫司  
救司煤士訓誦川神倉黍倉稷倉稻倉豆倉麥倉米倉鹽倉典  
勳典春典磴掌節宮門城門司閔均工平準泉府山虞澤虞林  
衡川衡掌禽囿掌薪掌芻等中正春官禮部司凡筮樽彝掌籥  
司卷充犧司鷄司郊司社御史著作典瑞服司寂司玄治禮司  
謂焉相保章小學助教樂胥司歌司鍾磬司鼓司吹司舞篇章  
掌散樂典夷樂典庸器龜占筮占視視司巫表祝祝祖神士  
典路司車司掌守陵掌墓職喪等中士夏官軍司馬士方師川  
師懷方訓方司士司勳司錄右武賁率右旅賁率右射聲率右  
驍騎率右羽林率右游擊率使長司固司太司辰御收司杖右

伊耆氏司調司柝司難掌犬司逆禽捕禽掌皮狎妖前嘉戲  
囊掌罪隸掌夷隸掌蠻掌隸戎隸掌北秋隸掌徒等下士冬官  
工部旅司量司量准司徒車工角工犇工器工弓工箭工盧工  
復工陶工塗工典州治工鑄工鍛工亟工離工掌津舟工典魚  
典羸槌工磬工石工表工履工鞞工常工膠工毳工績工漆工  
油工并工織絲織衫織帛織組竹工籍工罍工紙工等下士並  
正一命此雖各六官然後魏御史尚書中書之任威在其中矣  
隋初罷六官之制御史臺大夫一人治書侍御史二人侍御史  
八人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各十二人錄事二人仍依舊入直  
禁中事具憲尚書省事無不摠置令左右僕射各人一摠吏部  
禮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等六曹事是爲八座屬官左右丞各  
一人都事八人分司管轄吏部尚書統吏部侍郎二人主爵侍



郎一人司勳侍郎二人考功侍郎一人禮部尚書統禮部祠部  
郎侍各一人兵部尚書統兵部職方侍郎各二人駕部庫部庫  
部侍郎各一人都官尚書統都官侍郎二人刑部比部侍郎各  
一人司門侍郎二人度官尚書統度支戶部侍郎各二人金部  
倉部侍郎各一人工尚書統工部屯田侍郎二人部虞部部水  
部侍郎各二人凡三十六侍郎分司曹務直宿禁省如漢之制  
又北齊已後置行臺省隋有令僕射丞右左丞兵部兼吏部度支  
兼都官尚書又考功兼吏部主禮部兼祠部膳部兵部兼職駕  
部庫部刑部兼都官度支兼倉部戶部兼北金部工部屯田兼水  
部侍郎每行臺省食貨農圃武器百工監副監各一人各置丞  
有差又周皇三年詔尚書九僕射掌判吏部禮部兵部三尚書  
事御史糾不當者兼糾之右僕射掌判都官度支工部三尚書

事又知用度尋改度支尚書為戶部掌官尚書為刑部凡尚書  
令正二品左右僕射從二品尚書正三品左右丞從四品為上  
階吏部侍郎正四品前階諸曹侍郎正六品上階門下有納言  
二人給事黃門侍郎四人錄事通事令史各六人又有散騎常  
侍通直散騎常侍各四人諫議大夫七人散騎侍郎四人員外  
散騎侍郎六人通直散騎侍郎四人並掌部從朝直又有給事  
二十人員散騎侍郎一十人奉請四十人並掌同散騎常侍  
等兼出使勞問統城門尚食藥符爾主御府殿內等六局城門  
局監門校尉二人直長四人尚食局典御二人直長四人食醫  
四人尚藥局典御一人侍御醫直長各四人醫師四十人符堡  
御府殿內局監各二人直長各四人內史省置監令各一人尋  
廢監置令二人侍郎四人舍人八人通事舍人十六人主書十



人錄事四人又增置通事舍人十二人為二十四人凡納言內史監正三品給事黃門侍郎內侍史郎正四品職事黃門侍郎為上階散騎常侍為從三品通事散常侍為正四品諫議大夫為從四品散騎侍郎員外散騎侍郎為正五品前階通直散騎侍郎為從五品上階內史舍人正六品上階通事舍人給事為從六品上階員外散騎侍郎為正七品上階奉朝請為從七品煬帝即位多改革殿內并尚書門下內史並尚書門下內史祕書以為五者殿內祕書事具卿監門增置謁者司諫二臺并御史為三臺凡文有殿內御史增置監察御史十六員開臺中御史直宿禁中至是罷之又置主簿隸事各二人事具憲官事謁者臺置大夫一人掌受詔勞問出使尉撫持節察受冠柱而申奏之駕出侍御史引駕置司朝謁者二人以貳之屬官有丞主簿各一人又有

通事謁者二十人即內史通事舍人之職也次有議郎二十四人通三十六人將事謁者三十人謁者七十人皆掌出使其後廢議郎通直即將事謁者謁者等人而置員外郎八十人又詔門下內史御史司諫謁者五司監受以為常式不復專謁者矣又置散騎郎二十人丞議郎通直郎宣德郎宣義郎各三十員徵事郎將仕郎常從事奉信郎各五十人俄改常從為登仕奉信為散從皆至出使量事大小據品以發之丞議郎已下至唐為散官其任輕司隸臺大夫一人常巡察別駕二人常分察御史十四人分察所掌又置丞主簿錄事各一人後罷司隸臺而留司隸從事之名不為常員事具憲官門尚書省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貳尚書之職又增左右丞與六侍郎並正四品諸曹侍郎並改為郎又改吏部為選部郎禮部為議曹郎刑部郎憲部郎工部為起部



郎以異六侍郎之名又廢諸司員外郎增曹郎為二員都司郎  
各一員又置都事主事令史隨曹閑劇每十令史置一主事不  
滿十者亦置一人其餘四省三臺亦皆曰令史餘則府史後又  
改主客郎為司藩郎俄又減曹郎一人置承務郎一人同員外  
之職門下省置黃侍郎員二人去給事之名又移給事郎置  
四人從五品次黃門省讀奏案廢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諫  
議大夫散騎侍郎等員又改符璽監為郎置二人從六品又以  
城門殿內尚食藥御府等五局隸殿內省省十二年又改納言  
為侍內內史省置侍郎二人減內史舍人為四人加置起居舍  
人二改改事舍人隸謁者臺減主書員置十人人二年又改  
內史為內書唐制御史臺置大夫一員掌揚邦國刑憲典章以  
肅政朝列中丞二人為貳屬官侍御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人

監察御史十人主簿一人

又東都番臺置中丞侍御史各一人殿中侍御史二員監察御史三員事見

門憲官尚書省龍朔二年改為中臺光宅初改為文昌臺神龍初

復舊領二十四司一曰吏部領主爵司勳考功二曰戶部領度

支金部倉部三曰禮部領祠部主客膳部四曰兵部領職方駕

部庫部五曰刑部領都官北部司門六曰工部領屯田虞部水

部龍朔二年改吏部曰司列主爵曰司封考功曰司績戶部曰

司元度支曰司度金部曰司珍倉部曰司度禮部曰司禮祠部

曰司裡膳部曰司膳兵部曰司戎職方曰司城駕部曰司輿庫

部曰司庫刑部曰司刑都官曰司僕北部曰司計工部曰司工

屯田曰司田虞部曰司虞水部曰司川咸亨元年並復舊光宅

元年改吏部為天官戶部為地官禮部為春官兵部為夏官刑

部為秋官工部為冬官神龍元年復並舊天寶十一年改吏部



爲文部兵部爲武部至德二年復舊置令一人摠領百官儀刑  
端揆國初文皇帝爲之自後不置左右僕射各一人以貳令之職  
後不置令以僕射摠省事左右丞各一員紀正省內左丞勾  
吏部戶部禮部三司右丞勾兵部刑部工部十二司吏吏部戶  
部禮部兵部置侍郎各二員禮部刑部工部置侍郎各二員吏  
部戶部兵部各置郎中外員二司勳置員外郎二員左右司  
司封而下請司各置郎中員外一員各分掌其所領之事龍朔  
二年改左右僕射爲左右康政左右丞爲左右肅機尚書爲大  
常伯侍郎爲火常伯左右司郎中爲左右丞務郎中爲大夫咸  
享元年復改左右肅機爲左右丞大夫爲郎中光宅元年改左  
右康政爲文昌左右丞相神龍元年改文昌左右丞相爲尚  
書左右僕射開元元年後改左右僕射左右丞相天寶元年復

改左右丞相爲左右僕射省又有都事主事令史書令史分行  
曹事尚書令正二品左僕射從二品丞正四品上右丞正四  
品下永昌元年昇爲從三品如意元年復舊尚書正三品吏部  
侍郎正四品諸司侍郎中丞從五品上員外郎並從六品上咸  
享元年改爲黃門門下省龍朔二年改爲東臺光宅元年改爲  
變臺神龍元年復爲門下開元元年改爲黃門省五年改爲門  
下省置侍中二員賞出納帝命綽照皇極總典史職贊相禮儀  
以利萬邦以弼庶務所謂天子而統大政也凡軍國之務與  
中書令參而總焉生而論之行而舉之此其大較也又置侍郎  
二員掌貳侍中之職給事中四員掌陪侍左右分判省事凡百  
司奏抄侍中審定侍郎覆省給事中讀而署之以駁正違失制  
勅大事覆奏而請施行小事署而頒之又置左右散騎常侍二



人掌侍從規諷備顧問應對左諫議大夫四員賞侍從贊相規諫諷諭起居郎二員掌以修記事之史左補缺右拾遺各二員掌供奉諷諫毫從乘輿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于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之遺滯於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其事狀而薦言之又置典議二員贊者十二人掌殿上贊喝之事事具寧禮門又置城門郎四員掌京城皇城宮殿諸門啓閉之節及出納管籥又置符璽郎四人掌八寶及國之符節又有錄事主事令史書令史侍制楷書門僕以分掌曹事先是武德初改隋之侍內曰納言龍朔二年改納言曰東臺左相改左右散騎常侍曰左右侍極給事中日東臺舍人起居郎曰左史咸亨中復曰納言左右散騎常侍給事中起居光宅初以東臺曰高臺神龍初又改納言曰侍中開元三年又改侍中曰黃門監五年

又改黃門監曰侍中天寶二載又改侍中曰左相至德二年又改左相曰侍中又領弘文館武德初置之名昭文館後改為弘文館又改曰昭文館開元七年復曰弘文館有大李士多以宰相領之又有李士無員教掌詳正圖籍教授生徒凡朝廷有制實沿革禮儀輕重得參議焉校書郎二人掌校理典籍刊正錯繆領學生三十人中書省初沿隋制曰內書省武德三年改曰中書省龍朔二年改曰西臺光宅元年改為鳳閣神龍元年復為中書開元元年改為紫微五年復為中書省置中書令之職職掌軍國之政令緝熙帝載統和天人入則告之出則奏之以麗萬邦以度百揆蓋佐天子而執政也又置侍郎二員掌貳令之職又置舍人六員掌侍奉進奏參議奉章凡詔旨中書令置侍郎奉舍人署而行之舍人事具官門又置右散騎常侍起居舍人



左補闕右拾遺各二員散騎而下並與左同起居舍人掌脩善  
之侍史中書令三品至德中昇為二品兩省侍郎初正四品至  
德中昇為正三品常侍初從三品應德中昇為正三品給事  
中舍人正五品上諫議大夫初五品上會昌二年昇為正四品  
下與丞相出入送用起居郎舍人從六品上左右補闕從七  
品上左右拾遺從八品上有主書主事令史傳判分行曹事焉  
先是武德改隋之內書令曰內史令又改為中書令龍朔二年  
改為中書令為西臺左相起居舍人曰右史咸亨中復曰為中  
書令起居舍人居光宅元年改為中書令為鳳閣令神龍改鳳閣  
今日中書令開元元年改中書令曰紫微令五年復為中書令  
天寶二載改中書令曰右相至德二年復改右相曰中書令領  
四方館置通事舍人十六人掌朝見引納及辭射及四方通表

華夷納貢之事又領集賢殿書院掌刊緝古今之經籍以辦明  
邦國之大典先是梁武帝於文德殿藏書比齊有文林館學士  
後周有麟德殿學士明皇於西京乾元殿廡下寫部書于東都  
麗正殿置脩書使開元十三年改集仙殿為集賢改麗正脩  
書使為集賢書院置大李士初以尚書左丞相張說之自後  
多以宰相兼領又置學士五品已上官為之直學士六品已下  
官為之學士一人知院事一人副知院事又置侍講學士脩撰  
校理侍制直院檢討等官凡丞旨撰集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  
進課于內歲終則考最于外又領史館掌脩國史監脩國史多  
以宰相為之又置脩撰以升朝官為之又置直館以未登朝官  
為之事具國史門又領知匭使唐天后垂拱元年置以達寃滯天寶  
九載改為獻納乾元元年復名匭常以諫議大夫及補闕拾遺



一人充使受納訴狀每日暮進內向晨出之又尚書省自至德  
之後以他官分判戶部度支又置鹽鐵轉運分使六卿之職以  
成一時之務事具邦計門又五代梁開平二年改左右丞為左右司  
侍郎三年升尚書令為正一品後唐李琪以故相為御史大夫  
自後不置長興元年升右丞與左右丞同並為四品晉天福五年  
升御史中丞為清正四品門下中書侍郎為清正三品左右  
諫議大夫為清正四品七年又詔門下侍郎位在左散騎常  
侍之下先是開元已後兩省侍郎皆帶平章事罕有單為之  
者至是貫身固自刑部侍郎遷門下侍郎而不帶平章事故有  
是詔周顯德五年又紹諫議大夫改為正五品班在給事中之  
下大夫出入宮闈陪侍左右或典治憲度或協佐樞機或贊相  
禮容或出納詔命或切問近對或獻可贊否蓋朝廷之劇任公台  
之歷試也非夫器識通茂材行交脩以慎密而基心以明達而  
收用孰可眷膺簡而處清要乎故稱任者有公忠清慎之節博  
洽謨猷之能充羽儀於臺閣為圭臬於管笏焉至于非其才者  
有覩伺蹀躞之心朋附貪黷之迹故多士之所惡明庭之攸玷  
焉今總述其事以垂于後庶使見其善而仰止懲其惡而自戒  
凡臺省部二十九門云

### 選任

夫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大禹之訓也慎簡乃僚其惟吉  
士周穆之命也蓋邦國治亂在乎庶官選賢任能其來尚矣自  
舜命衆職以熙帝載西漢之後政歸尚書機務所出擇擇斯歟  
或以政事用或以文學升內則參侍左右論思治道外則坐曹  
夙夜脩名官業厥職尤重其才益難詳求遺策鋪觀歷代曷嘗



不慎選衆之舉致得人之盛哉

虞舜曰疇若予工僉曰禹哉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朝臣舉禹臣名帝曰俞咨禹

汝共工共謂供共職事禹拜稽首讓于及折登伯其及折伯其二臣名帝曰俞

往哉汝諧汝能諧和此官帝曰疇予若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上謂山下

謂澤順謂之其政教其之有帝曰俞盜益汝作朕虞虞掌山益

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朱虎熊羆四人皆在元

凱之帝曰龍朕聖諛說殄行震驚朕師聖朕珍震絕動也言我疾諛說君子之行而

動驚我衆命汝作納言風夜出納朕命惟允細言候古之官聽

必以信於下言宣於下

漢張安世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武帝行幸河東下

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職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

校無所以失帝奇其才擢為尚書令

孔光為博士成帝時博士選二科高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

政事以父次補諸侯太傅光以高第為尚書

後漢衛颯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劓除侍御史

胡廣字伯始舉孝廉士為天下第一旬日拜尚書郎

周舉為諫議大夫順帝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有威名者

乃拜舉侍中

翟酺為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軍大夫六名百以上誠對政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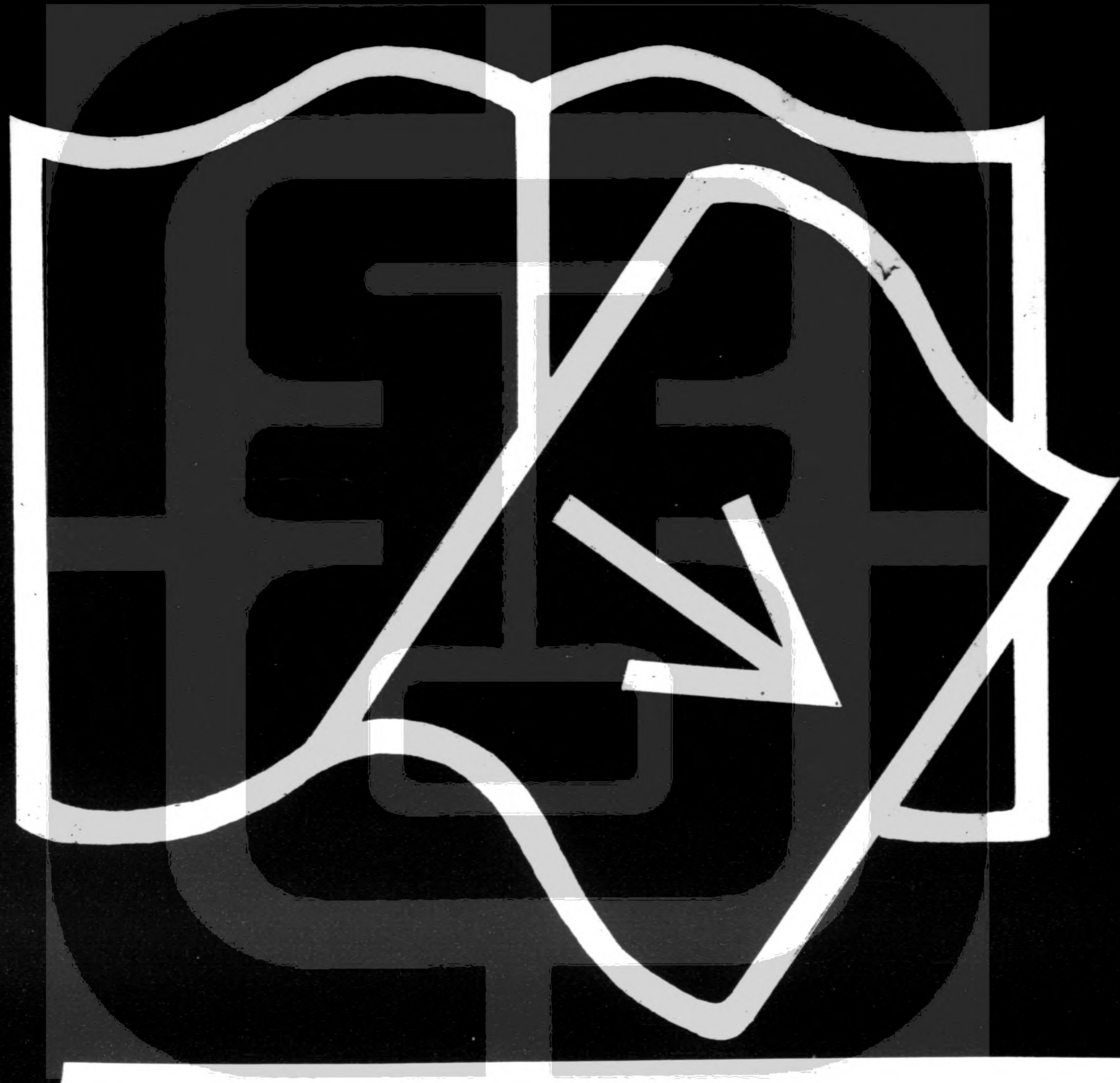
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

盧植為盧江太守歲餘復徵拜議郎舉諫議大夫馬日禪議郎

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書中五經紀傳補續漢紀靈帝

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書  
潘勗獻帝時為尚書郎遷右丞詔以最前在二千石曹才敏薰





P22 以后缺



通明習舊事勅領並本職邕祭舉高帝補侍御史遷尚書三日  
之問歷三臺遷巴都大守復留為侍中

張馴為議郎擢拜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魏孫資劉放  
文帝即位同轉為左右正數月放徙為令黃初初改祕書為中書  
以放為監資為令各加給事中遂掌機密明帝即位尤見寵寵  
任

盧毓文帝時為侍中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  
替否侍中毓稟身固心平毓正可謂誠明有功不懈于位者也  
其以毓為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者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  
侍鄭冲帝曰文和五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  
帝於是用邕

吳張純字元基少厲操行學博才秀而切問拔對容止可觀擢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五十八

臺省部

德望

才智

德望

傳德曰成而上時曰令聞令望蓋盛德望內充英聲外發若鼓鍾  
于宮懷珠于川而鈺珣著聞璀璨自輝也由漢以來政臺省之  
選賈損之所謂尚書百官本矣踐其職者率多魁梧之士乃有  
忠規讜論孤風峻節况默端厚以鎮俗高潔遜讓以全道安危  
所凜朝野攸矚藹風望於庶尹擅儀表於當世或以方嚴而見  
憚或協才美而流譽周足以聳外庭之瞻諦謂邦國之寵光虞  
書稱百僚師周雅美吉士藹藹或司之謂歟

漢楊惲以元任為郎補掌侍騎以材能稱好交美俊諸如名顯



朝廷

後漢王良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  
劉愷爲侍中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

周舉徵拜尚書典僕射黃瓊周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  
王扶爲議郎會見恂恂似不能言者然性况正不可干以非義  
當世高之

左雄爲尚書令在位者各肅清時稱曰左伯豪爲尚書令天下  
皆慎選舉伯豪雄字也

荀彧自爲尚書令常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毀故竒策密謀不得  
盡聞又非正道不用名重天下莫不爲儀表海內莫俊成  
宋爲司馬宣王常稱書傳遠事吾自耳目所從聞見逮百數年  
間賢才未有及荀令者也

魏徐郡爲尚書郎以直廉見稱

吳碩雍爲尚書令不飲酒彥言語舉動時當孫權嘗嘆曰碩君  
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所失而雍必見之  
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碩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

王蕃字永年元孫休即位其賀郡薛雍虞況俱爲散騎常侍皆  
加駙馬都尉時論推之

晉羊祐仕魏爲給事中黃門郎高貴鄉公好屬文在位者多獻  
詩賦汝南和道以忤意見斥祐在其間不得而親踈有識尚焉  
杜預爲尚書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月野服焉號曰杜武庫言其  
無所不有

裴頠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如故頠雖賈后之親屬然推望素隆  
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不居位



衛瓘爲中書侍郎權臣專攻瓘優存其間無所親踈甚爲傳假  
所重謂之甯武子

位降爲左僕射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陔以宿齒舊臣名  
位降重自以無佐命之功又在魏已爲大臣不得已而居位深  
懷遜讓終始全潔當世以爲美談

王濟尚常山公主起家中書郎累遷侍中與中孔恂陽濟同別  
爲一時秀彥武帝會公卿蕃攸於戎軋殿頗濟恂而謂諸公曰  
朕在右左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又方機  
得失濟善於清於脩師辭令諷議特順朝臣莫能尚焉帝益親  
貴之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壻之故咸謂才能致之

索靖爲尚書郎典襄陽羅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  
焉

褚陶吳鄉人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能  
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實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  
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廷門之德不孤川嶽之  
寶不匱矣

傅祗爲常侍又趙王倫輔政以爲中書監常侍如故以鎮衆心  
祗辭之以疾倫遣御史輿祗執職王戎陳準等相共言曰傅公  
在事吾屬無憂矣其爲人物所倚信如此

陸玩爲尚書令王導邗鑿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爲三郎既  
沒國家殄瘁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

紀瞻爲尚書僕射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量雅正

王濛與劉惔爲中書侍郎濛怙勝能言名理惔少清峻時人以  
濛比袁曜鄉惔比荀奉舊



孔垣爲尚書左丞深爲臺中之所敬憚

宋殷景仁爲侍中其侍中右衛將軍王華侍中騎驍將軍三晏首侍中劉湛四人並時爲侍中俱居門下皆以風力肩幹冠冕一特同升之美近伐莫又又帝於合殿其四人晏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舌恐後世難繼蔡興宗爲吏部尚書時前廢帝方盛淫宴雪侮群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林仁以下時中表愍孫等咸見凌曳唯興宗得免南齊王造之仕宋爲左僕射宋旣德衰太祖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造之其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爲之語曰二年平平不送不迎太祖以此美之

孔邊字世遠爲尚書儀曹郎太祖謂之曰卿儀曹才也  
王謐爲黃門郎謐身正和謹朝廷稱謂善人多其之厚

張緒爲常侍中書令緒善言素望甚重太祖深加敬異僕射主儉謂人曰北士中覓張緒過江未有人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

徐孝嗣爲侍中時此虜動詔孝嗣假節項新亭時王宴爲令民情物望不及嗣也

梁張纘年二十三爲太尉諮議叅軍吏部尚書俄爲長史兼侍中時人以爲左達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唇之人口恨其脫矣

江革爲度支尚書好獎進閭閻爲後生造其由是衣冠士子翕然歸之

劉顛爲中書侍郎其子裴野劉之遴顧協連職禁中迺相師友時人莫不美之



徐勉為尚書僕射參掌衡石甚得士心

柳昂武帝時為內史中大夫閔府儀同三司賜爵文城郡公當途用事百僚皆出其下昂竭誠獻替知無不為謙虛自處未嘗驕物時論以此重之

蔡樽為中書郎令卒司空表昂嘗謂諸賓曰自蔡侯卒不復更見此人其為名輩所如知此

表昂為吏部尚書高祖謂曰齊名帝用卿為黑頭尚書我用卿為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丁茲矣四十已前

臣之自有七年已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為晚連帝曰士固不妄有名

臧厥未甄為散騎常侍歷中書通事舍人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又簡臺廷尉所不能冲者勅並付厥厥辨斷精詳或得其

理厥卒後有登登聞鼓訴者求付清直舍人高曰祖藏厥既無此事便無可付其見知如此

陳張種為尚書令以疾授金紫光祿大夫種况深虛靜而識量

究傳時人皆以為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抗表讓位於種曰種器懷沉密文史優裕東南貴秀朝廷親賢克壯其猷且居左執其為人物所推如此

姚察為吏部尚書察博極墳籍尤善人物至於姓氏所起官職姻聚無所遺失且澄鑒之職人久以梓匠相許又遷選部雅允

朝望  
後魏封琳為同宗下大夫有者之稱

盧魯元為中書侍郎性多容納善與人交如掩人之過揚人之美由是公卿咸親附之



李瑾爲通直散騎侍郎其給事黃門侍郎王尊業尚書郎盧觀  
典領儀注淮王或謂瑾等曰卿等三雋共掌帝儀可謂舅甥之  
國王盧郎瑾之外兄也

賈思伯任都官尚書侍講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  
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容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憍思  
伯曰褻至便憍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談

胡方回爲中書侍郎同從崔浩又當時朝賢並愛重之清貧守  
道以壽終

李神雋爲尚書左僕射篤如文稚老而不輕凡所交游皆一時  
名士凡引後生爲其光價四方才子同宗附之

高允爲尚書散騎常侍加光祿大夫篤親念故虛己存紼雖處  
貴同志重貧素

李孝伯爲散騎常侍孝伯體度恢推明政事朝野貴賤咸推重  
之

李冲爲南部尚書竭忠奉上知無不盡出入憂勤刑顏於色雖  
舊臣戚輔莫能逮之無不服其明斷慎密而歸心焉於是天下  
翕然及珠方聽望咸竒宗之

鹿念爲給事黃門侍郎雖任居通顯志在諫退迎送親賓加於  
疇昔

崔休爲黃門侍郎崇尚先達愛接後末

辛雄爲尚書三公郎又僕射元欽謂左僕射蕭寶曰魚至如辛  
郎中才用省中諸人莫出其右寶魚曰吾聞游僕射云得如雄  
者四五人共治省事足矣今日之賞何其晚哉於時諸公皆慕  
其名屈爲佐莫能得也



谷渾為儀曹尚書正直有操行不苟合趣舍不與己同視之蔑如也然愛重舊故不以富貴驕人時人以此稱之

羊深為駕部即在公明斷尚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甄琛咸敬重之

常景為門下錄事在樞密十有餘年為侍中崔光盧昶游肇元暉尤所知賞累遷積將軍給事中

北齊任延敬為尚書左僕射進位開府同儀三司延敬位望既重能以寬和接物人皆稱之

鄭述祖累遷儀同三司述祖女為趙郡王叡妃述祖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風德如此又貴重宿舊君不得譬之

元斌為尚書左僕射斌美儀貌性和居官重慎頗為齊文襄愛賞

元文遙為中書舍人楊遵彥每云堪解穰侯印者必在斯人

楊休之累遷中書監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為搢紳所愛重

崔劼為兵五尚書監國史在臺閣之中見稱簡正

袁聿脩為吏部尚書聿脩少年和溫潤最有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時望多相器待許其風鑒在郎署之日值趙彥深為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後被沙汰亭私門生藜藿聿脩猶以故情存問來往彥深任用銘感甚深雖人才無鬼然由其接引吏部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之

唐邕白建天保主治外兵騎兵二曹謂之外兵省其後邕建位望轉隆各為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稱唐白



宰相之望

李季卿伐宗朝歷吏部侍郎散騎常侍有宇量性識博達善與人交襟懷豁如其在朝以進賢爲務士以此多之

崔渙爲吏部侍郎集院待制性尚簡淡不交世務煩爲時望所歸

于休烈爲工部尚書恭儉溫仁未嘗以喜愆顏色而親賢下士推轂後進雖崇位年高曾無倦色

李元素爲給事中時美官缺心指元素

武元衡爲比部員外郎一歲遷有司郎中時以詳整稱重後爲御史中丞持平無私人復稱之

鄭餘慶爲左僕射左揆之重儀刑庶工自頃或武臣權幸超躋崇寵中臺政本竊以利替其餘慶以舊盡之人情美洽

錢徵爲翰林學士以上疏請罷兵忤旨出爲魏州刺史徵文雅厚重時論以爲不宜久在郡元和十四年徵拜禮部侍郎後自

工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朝廷以徵素有公望拜左丞

鄭綱爲吏部尚書本人文學進性恬澹踐歷華縣出入中外者踰四十年餘所居雖無赫弈之梅而守道敦篤耽閱典墳與當時博聞好古之士爲論講明理之游時人皆仰其耆德焉

許孟容元和中歷兵吏部侍郎大常卿史勁富文學其拆裘禮法考詳順典甚爲堅正論者稱焉

李絳爲左僕射絳儀冠標望清舉自前以直道進退間望傾時崔從歷吏部侍郎尚書從守道身固自長慶以後以時風囂薄尤不樂趨進其簡厚之德至今稱之

楊於陵爲左僕射致社於陵器量孔整進止有常度在朝三十



餘年崇踐中外始終不失其正居官奉職亦善操守時人皆仰其風德

幹局再居左轄時論榮之

隋帝世康爲禮部尚書世康寡嗜欲不慕勢貴未嘗以位望矜聞人之善若已有之亦不顯人過咎以求名譽

姚察初仕陳爲吏部尚書入隋爲秘書丞學兼儒史

李諤高祖受禪歷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賜爵南和伯諤性公萬明達世務爲時論所推遷治書侍御史

元文都閔皇初授內史舍人歷庫部考功二曹郎俱有能名擢尚書左丞

楊尚希爲禮部尚書授上儀同尚希性孔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爲朝廷所重

宇文弼煬帝爲時禮部尚書弼旣以才能著稱歷職頭要聲望甚重物議時談多見推許

牛弘爲右光祿大夫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侍下以仁訥於言敏於行

李德饒大業中爲司隸從事雖位秩未通其德爲行當世所重凡與交結皆海內髦彥

裴矩大業時爲黃門侍郎遇人盡 雖至肯吏皆得歡心

唐溫大雅太宗時累轉禮部尚書甚有雅望

魏知古爲工部尚書卒宋璟聞而嘆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能兼之者其左魏公乎

裴寬爲禮部尚書有重名於開元天寶間

韋陟天寶初爲吏部侍郎以道義相知不隔貴賤見布衣韋帶



之士常虛左倒履時人以此重之

常虛心為戶部郎中善於部判時員外郎宋之問工於詩人以為戶部有二妙

李高為吏部尚書風儀秀整皆以威重見稱朝廷稱所其有後周長孫紹遠為殿中尚書錄尚書事大祖每謂群公曰長孫公堂上堂堂是當今模楷

李彥為兵部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閔府儀同三司仍兼著作六官建改授軍司進爵為伯彥性謙恭有禮節雖居顯要於親黨之間恂恂如也輕財重義好施愛士時論以此稱之

唐瑾為吏部尚書絳綜橫流雅有人倫之鑒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時六尚書皆一時之秀周文自謂得人號為六俊然瑾尤見器重

崔讓累遷銀青光大夫謙少時讀經史晚年好老莊容正儼照無愠色親賓至則置酒相娛清信言不及俗事士大夫以為儀表

元偉高祖時聘于齊為齊人所執齊平偉方見釋授上閔府偉性溫柔好虛靜居家不治生業篤學愛文政事之暇未嘗棄日諷慎小心與物無忤時人以此稱之自鄴還也庾信贈其詩曰號云垂棘反齊平寶鼎歸其為辭人所重如此

趙善為尚書右僕射性溫恭有器局雖位居端右而愈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其有公輔之量

荀士遜為中書侍郎號為稱職其李若等撰典言行於世蘇亮為中書監有機辯善談笑文帝甚重之記人之善忘人之



過薦達俊進常如弗及故當世敬慕焉

周惠達為儀同三司惠達雖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勲公進授良士以此人皆敬而附之

薛寔為御正中大夫時前中書監盧柔學業優深文藻華贍而寔與之方駕故世號曰盧薛焉

常璵轉行臺左丞遷南郢州刺史復令為行臺左丞璵明察有常弘璟為尚書左丞弘璟素以鯁亮稱又居綢轄之地郎吏望

風脩璿果遷刑部尚書東都召判東都尚書充守東都尚書省事卒弘景歷官行事始終直道自立議論操持無所阿附當時風尤

為倚賴自長慶以未目以名鄉云

宋申錫敬宗寶歷二年為禮部員外郎始自策名又左朝行清慎介潔不趨黨與自長慶寶歷之間時風囂薄明北大扇又申

錫被用時論以為勸

崔玄亮自大常少卿為諫議大夫朝廷以其名望宿舊由諫議遷右散騎常侍

常虛周家有禮則父子兄弟更踐郎省時稱官家

韓愈為吏部侍郎諸權門毫士如僕隸焉澄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孔獎仁義為事

薛廷老為刑部員外累至給事中當官舉職不求虛譽俛俛於公卿之間甚有風望

王翊大原人少以門蔭仕進性謙柔不競名利為左散騎常侍代宗即位目為純臣尤重之

宇文籍大和初為諫議大夫而專掌史籍簡淡與人少合耽經



史專精於著述風望俊整為時推重

孟簡為工部侍郎簡夙擅時名士流推重又君大列風望愈高或頭級華資有缺者當時公議必僉屬簡未幾代崔群為戶部侍郎是官有二員其判案者別居一署謂之左戶元和以還魏為清重之最宰輔登用多由此而去故群入相以簡代焉

王質為諫議大夫風度厚重直言正時輩推許

後唐蕭頊初入梁歷給諫御史中丞禮部侍郎知貢舉有能名漢劉鼎性若寬易而典選曹案吏有風稜人稱為能

才智

夫三臺西掖典掌尤重詔令尋與咸出於此故有道藝通淵機用周敏風力幹局顧問會百叅史朝議剖斷民事應對條暢敷奏精密兼領眾職曾莫留滯練識舊體訖無尤違矧屬軍國多

務書牘典委凡所詔稟克究事端應變若神舉無遺策至於該覽百氏損益萬樞雖曰坐曹不廢接待用能服其時華謁茲令譽行王言之攸獎見人爵之斯從加以操履不渝諒直是守贊其政柄誠無媿焉

漢金安上字子候少為侍子惇篤有知宣帝受之

後漢耿國字叔憲

東觀記

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為黃門侍

郎應對左右帝以為能遷射聲校尉

郵壽為尚書令朝廷每有疑議常獨進見章帝奇其智策擢為京兆尹

尹勲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桓帝召勲部分眾職甚有方畧封宜陽鄉侯

魏王粲為侍中粲才既高辨論應機種繇王郎等雖為魏相鄉



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

蜀費禘為尚書令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弄每盡人之觀事亦不廢

呂又為尚書代董允為尚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又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靜少言為政簡而不煩號為情能

吳孫丞為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為侍臣後主內史多得罪无惟榮丞獨獲全常使二人記事丞荅顧問乃下詔曰自今已後用

侍郎皆當如今宗室丞顧榮儔也  
薛瑩初為光祿大夫天紀四年晉軍征吳後主奉書請隆瑩既

至洛陽時先見叙為散騎常侍荅問處當皆有條理于室晉紀曰武帝從

容問瑩曰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掘近小人刑罰委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釁實由於此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資愚瑩各以狀對

晉石崇為侍中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愛重之  
徐邈為中書舍人遷常侍侍郎莅官簡惠達於從政論議精密

當時多諮稟之觸類辨釋問則有對  
杜預為度支尚書在位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羨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宋劉穆之在晉為尚書右僕射領選前將軍丹陽尹高祖北伐留世子為中軍將軍監大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

二府軍司將尹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

稟盈皆滿室日覽辭訟手荅牋書耳行聽受口內酬應不相叅涉皆悉瞻舉又言談賞笑引目旦時未嘗倦苦哉有問暇手自

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



顧琛爲軍部郎元嘉七年文帝遣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  
兵甲武庫爲之空虛後帝宴會有後魏歸人在坐帝問深庫中  
伏猶有幾許深詭蒼有十萬人伏舊武庫伏秘不言多少帝既  
發問追悔失言及深詭對帝甚喜

南齊王儉爲允僕射領選太子少傅國子祭酒衛將軍丹陽尹  
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旁無留滯

梁范雲爲吏部尚書任守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雲應對如  
流無所擁滯官曹文墨發擿若神時人咸服其明瞻

徐勉爲吏部尚書既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墳積坐客充滿  
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爲避諱

朱异大通元年遷散騎常侍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謀方鎮改  
換朝儀國典詔誥勅書並兼長之每四方表踐當局簿領諮詢

詳斷頃委前於异屬辭落締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  
刻之間著事便了

後魏裴倫孝文時爲中大夫兼司部曹司職主禮樂每有疑議  
脩斟酌故實咸有條貫

北齊陳元康遷陵臺都官郎軍國多務元康問不知神武臨行  
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

憶神武神親之曰如此人世間帝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佐也  
時趙彥深亦知機密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

後周宇文深爲散騎常時深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既在近侍每  
進籌策

蘇亮爲中書監領著國脩作史亮有機辯善談笑太祖甚重之  
所有等議率多會旨



隋劉子翊高祖大業中為治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為之  
辯折多出衆人意表

高構字孝基為戶部侍郎馮翊武鄉女子焦氏既瘕又聾嫁之  
不售嘗採醮於野為人所犯而有孕遂生一男年六歲莫知其  
姓於是申省構曰母不能言窮理絕寃案風俗通姓有九種或  
氏於爵或氏所居此兒生在武鄉可以武為姓尋遷雍州刺史  
以明斷見稱

唐劉林甫武德初為內史舍人時兵機繁速庶事草創高宗委林  
甫專典其事以下幹見稱

溫大有字彥將大雅弟也為中書侍郎敷奏明敏為當時所稱  
先大雅卒朝廷每追惜之

杜如晦慷慨大有節臨機能斷太宗為秦王為王府屬尋領行  
臺兵部郎中每從征伐軍國多務如晦剖斷如流為常談者  
所服

馮周為給事中尋轉中書舍人在位數得失罔有機辯能敷奏  
深識事端故動無不中

姚元崇為夏官郎中時契丹寇陷河北數州兵機悉委元崇剖  
析若流皆有條貫則天甚奇之遷夏侍郎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五十九

臺省部二

公正

孔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此所謂言必忠信行必謹厚施於家邦無所不可苟異於是則人雖服從身亦拂理矧乎著位南宮北隄舌之象恪居中憲覽耳目之官固當不悔鰥寡不畏強禦寅奉一人威肅百辟若衛之子魚漢之汲黯唐狄仁傑之儔皆可以同傳矣

漢張敞以數上事有忠信宣帝徵敞為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並

乎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

守正不阿也

孔光為祿勳領尚書事光帝傳師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



蚤古不結黨交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執然也

後漢宋均明帝時爲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止均嘗劾剪疑事帝以爲有姦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二心若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小黃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即令貸郎

樂恢爲尚書僕射是時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與竇憲厚善縱舍自由恢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無所迴避責戚惡之憲帝夏陽侯瓌欲往候恢恢謝不遇通憲兄弟欲縱而忿其不附已妻每諫恢曰昔人有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嘆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

韓稜爲尚書令和帝即位侍中竇憲使人刺殺齊瑒王子都鄉侯暢於上東門有司畏憲咸委疑於暢兄弟詔遣侍御史之齊

案其事稜上疏以爲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爲奸臣所笑竇大后怒以功責稜固執其義及事發果如所言憲惶恐白大后求出擊北匈奴以贖罪稜復上疏諫大后不從及憲有功還爲大將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乃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弘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憲論焉城旦

郵壽爲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嘗使問生齋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咨引王莽以誡國家是時憲征匈奴海內供其役費而憲其及弟爲景並起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之壽以府藏空虚軍旅未休遂因朝會譏刺憲等厲音正色辭旨甚功



張霸爲侍中時皇后見虎墳中郎將鄧騭當朝責盛聞霸名行  
欲與爲交霸逡巡不令衆人笑其不識時務

李允爲侍中大將軍鄧騭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騭跪曰  
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聞欲辟天下奇偉以輔不逮惟諸  
君博求其器充乃爲陳海內隱君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欲絕  
其說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猶井於遂出狂去騭甚望  
之同坐汝南張孟舉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事未  
究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以光祿子孫者也充曰  
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爲子孫之計由是見非於責戚  
劉矩爲尚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諧附貴勢以是失大將軍梁異  
意出爲常山相

楊厚爲侍中順帝時大將軍梁異威權傾朝遣第侍中不疑以  
車馬環玩致遺於厚故與相見厚不答

左雄爲尚書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爲尚書舉既稱職議  
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爲將帥而直嘗  
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曰悅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  
令宣光以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

張令爲尚書桓帝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入劔首陵  
呵叱令出勅羽林虎墳奪冀劔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  
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黜而百寮肅然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  
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  
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  
愧色

羊陟爲尚書令時大尉張顥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大僕曹陵



大司農馮方並與官豎相姻公私行貨賂並奏罷黜之不納  
刁韙爲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

向栩爲侍中每朝廷大事侃侃然正色百官憚之

喬玄靈帝時爲尚書令時大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恩前爲南  
陽太守藏數意以上玄奏免升禁錮沒入財賄帝不從而遷升  
侍中玄託病免

趙戩字叔茂爲尚書選部郎董卓欲以所私並充臺閣戩拒不  
聽卓怒召戩欲殺之觀者皆爲戩懼而戩自若及見卓引辯正  
色諫說是非卓雖凶戾屈而謝之

荀彧爲尚書令折節下士坐不累席其在臺不閣以私欲撓意  
或有群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或以君當事不可不以其爲議  
郎或笑曰宦者所以表才也若如來言衆人其謂我何邪其持

心平正皆類此

魏陳群轉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雅仗名義不  
以非道假人

賈逵爲諫議大夫時太祖終於洛陽逵典喪事時鄢陵侯彰行  
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授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  
鄴國有諸副先生璽授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宮還鄴

何夔魏國初建拜尚書僕射時丁儀兄弟方進寵儀與夔不合  
尚書傳選謂夔曰儀不相好已甚子交毛价等儀已害之矣子  
宜少下之夔曰爲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姦妄之心  
立於明朝其得久乎夔終不羸志儀後果以凶爲敗

杜恕爲散騎黃門侍郎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  
不結交接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網維以正言於是侍中



辛毗等器重之

蘇則爲侍中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卧則推下之曰蘇則之  
膝非佞人之枕也

辛毗爲侍中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  
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  
大人且少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夫  
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力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令  
吾不依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大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  
者耶

蜀羅憲字令則爲尚書吏部郎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不與  
同皓志左遷巴東太守

吳紀陟爲中書郎孫峻使誥南陽王和令其引分陟密使令正  
辭自理峻陟懼閉閉不出  
晉卒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爲散騎侍郎同寮諸郎共平尚書事  
年少並兼厲鋒氣要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  
及傳者去即入深文論駁惟表不然事來有不便輒與尚書  
共論盡其意王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議司空陳奉等以此  
稱之

崔洪自尚書左丞遷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謂薦雍州刺  
史卻詵伐已爲左丞後紆洪洪謂人曰我舉卻丞而遷奏我是  
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以軍法戮宣子  
之僕宣子謂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崔侯諸爲國  
舉才我以才見舉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斯言乃至此洪聞  
其言而重之



文立巴郡人爲散騎常侍蜀故尚書隄烏程獲雅有德業與立  
深文武帝問其名以問立對曰臣重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  
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  
故吾善夫人也

甄德爲侍中時河南尹庾純光生事免後復爲散騎常侍後將  
軍荀淑於朝會中奏純以前生不孝免黜不宜升進德進曰孝  
以顯爲大祿養爲榮詔赦純前愆擢爲近侍兼掌教官此純召  
不候駕之日而後將軍取以私議貶奪公論抗言矯情誣罔朝  
廷宜加貶黜貶生免官

傳咸爲左丞多與楊駿笈諷切之駿意不平駿弟濟素與咸善  
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  
了而相觀每事欲從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  
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生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  
處未易居之仁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自咸荅曰衛公之  
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依直生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  
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致直禍者當由矯  
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充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恹恹爲忠益  
而當見疾乎

下粹惠帝初爲尚書郎楊駿執政人多附會而粹正直不阿及  
駿誅超拜右丞封成陽子稍遷至右軍將軍

華廩爲光祿大夫開府儀三司時河南尹韓壽因託賈石求  
以女配廩孫陶廩矩而不許石深以爲恨故遂不登台司

王戎爲司徒免官惠帝反宮以戎爲尚書令既而河間王顯遣  
使就說成都王穎將誅齊王固檄書至固請戎曰孫秀作逆天



子幽逼孤糾合義兵部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諫  
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鄉其善爲我等之戎也公首舉  
義衆奠定大業開闢以來未始有也然論功賞報不及有勞朝  
野失望人懷二志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弟  
不失故爵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固謀臣尊撫怒曰漢魏以  
來王公就弟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戎馬  
藥廢則得不及禍

王衍爲中書令特齊王固有興復之功而專推自恣公卿皆爲  
之拜衍獨長揖焉

裴楷爲侍中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楷不與交  
劉頌爲吏部尚書及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甚慟問華子  
得悲喜曰茂先卿尚有種倫黨有張林聞之大怒憚頌持正而不

能害也孫秀等推崇論功宜加九錫百寮莫敢異議頌獨曰昔  
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朝乂安雖嬖  
后避退勢臣受誅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  
宣並無九錫之命遠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  
無所施張林積忿不已以令爲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  
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林乃止

劉喬爲散騎常侍時齊罔爲大司馬初楷紹爲罔所重每下階  
迎之喬言於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楷  
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彥甫求公未嘗  
下味何獨加敬於紹罔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  
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爲誰喬曰其則不  
遠紹默然



綺紹元康初爲給事黃門侍郎特侍中賈謚以外戚之寵年少  
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謚求交於紹距而不答又謚誅紹  
時在省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

荀勗爲尚書左丞廉察諸曹八坐以下皆側目憚之

荀勗爲尚書秉機平正直道而行是特內外公卿大夫莫不敬  
憚焉

劉暉字長叔爲尚書左丞正色在朝三臺清肅

郝鑿鎮合肥時王敦有逆甚忌之表爲尚書令徵還道經姑熟  
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遺名檢考之以  
實豈勝蒲武秋邪鑿曰擬人必於其倫彥輔道韻平淡軀識冲  
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踈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  
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

機之急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鑿曰大丈夫  
既絜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醜顏天壤邪荀道數終  
極固當存卞以之敦聞鑿言大怒之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敦  
之黨與譖毀曰至鑿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郝道微  
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

卞壺爲右將軍給事中尚書令群臣即位群臣進壘司徒王導  
以疾不至壺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耶大行在殯嗣皇  
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乃與疾而至壺與庾亮共參  
機要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郝鑿壺奏以導虧法從  
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  
雖是寢不行舉朝震肅壺斷裁切直不畏強禦皆比類也壺幹  
實當官以褒敗而已任勤於吏事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



然性不孔裕才不副意故為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明帝深器之於諸大臣而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鄉常無閑恭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孔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緄為達壺厲色於朝司悖礼傷教罪莫斯為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款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

孔愉為尚書左僕射讓東賜表指言姦暴威虐王導聞而非之於都坐謂愉曰君言姦吏擅威暴人肆虐為患是誰愉歎大論朝廷得失陸玩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裔為護軍愉謂導曰車輿已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令誠乏才豈以趙裔居之邪導不從其守正如此由是為導所御孔垣為尚書令典客令萬默領諸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所

偏助將加大辟垣獨不署由是殺譴棄官歸會稽

王恂為僕射太子少傅王稚將拜遇雨請以織入珣不許之因冒雨不拜

韓伯為侍中陳郡周勰為謝安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莊老脫犯名教伯頌中正不通總議曰拜下之敬猶違衆從理情理之極不宜以多比為通時人憚焉識者謂伯可謂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能裁者矣與夫容已順衆者豈可用特而共稱哉

范甯為中書侍郎指斥朝士真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為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踈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甯不信卜占固請行

阮和為中書郎進止有方正已率下朝廷咸憚其威容每為駭



議事皆施用遂為楷則

郝隆自孔始嘗亮有匪躬之物為尚書即轉左丞在朝為百寮所憚

徐邈為散騎常侍謝安薨論者或有異同邈固勸中書令王猷之奏加殊禮仍崇進謝石為尚書令玄為徐州邈為後中書侍郎邈嘗詣東府遇象賓沉湎引滿誼謙會稽王道子曰君時有暢不邈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脩為易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為忤也

范泰為中書侍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顛專權內外百官請假不復表聞唯籤元顛而已秦建言以為非宜元顛不納

宋蔡廓為御史中丞時中書令傅亮寄任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每諮廓然後施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然後施

行亮意若有不同

不為屈

王惠為吳興太守少帝即位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得輒聚置閣上及去職其封如初時談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即拜雖事異而意同也

何尚之為侍中領尚書令秉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戚故舊一無舊舉既以致怨亦以此見稱

王球為吏部尚書球公子簡貴素不交遊筵帝虛靜門無異客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劉湛並執重權頃動內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

南齊王琨在宋為散騎常侍廷虞尉蘇議社稷合為一神琨案舊糾駁時蘇深被親寵朝途嘆琨強正太祖即位加時中侍王



儉為宰相屬琨用東海郡迎吏琨謂信人曰語即三臺五首皆是即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用復奪之遂不過其事蕭惠基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王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覲焉

張緒為散騎常侍領本州中正長沙王晃屬選用吳興聞人邕為州義日緒以資籍不當執不許晃遣書佐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使曰此是身家州卿殿下何得見逼

謝籛為吏部尚書明帝廢鬱林領其入殿左右驚走報籛籛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齊臥竟不門外事明帝即位籛又屬疾不知事蕭謀以兵起之籛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何足以此惧人後宴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宴等興席籛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王宴以為已力之

觴遂不見報上大笑解之座罷宴呼籛共載還令省欲相撫悅籛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宴初得班劍籛謂之曰身家大傳裁得六人若何事頓得二十宴甚憚之謂江祐曰彼上人者難為訓對加領右軍將軍

梁江革為度支尚書時尚書令何敬客掌選字用多非其人革惟強直每至朝宴常有懷敗以此為權勢所疾乃謝病還家到洽為尚書吏部郎請託一無所行為尚書左丞準繩不避貴戚尚書賄賂莫敢通江舊為吏部郎方雅有風格僕射除勉之重自位者並宿土敬之唯借及王規與抗禮不為之屈

羊侶為都尚書時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遊造有官者張僧喬候侶曰我昧非闈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身正



孔休源為尚書左丞彈蕭禮闈雅允朝望

謝舉為尚書令時陵王綸於婁湖立園廣讌酒後好聚衆賓  
冠手自裂破投之垂壺皆莫敢言舉嘗預宴王欲取舉憤舉正  
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王屢召不反甚有慙  
色焉

陳孔奐為尚書倉部郎遷儀曹侍郎時左氏即沈景為飛書所  
謗將陷重辟事連臺閣人憂俱奐廷議理之竟得明白

蕭引為始興王諮議叅軍兼金部侍郎性抗直不事權貴左右  
近臣無造請高宗每欲遷用輒為用事者裁抑

後魏東阿縣公順為吏部尚書兼右僕射時三公曹令史朱暉  
素事錄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為廷尉評類煩託順順不為用  
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聞大怒昧爽坐都廳召尚書及

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曰高才至雍攘扶撫凡而言

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內親尊莫二元順

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鬚髮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涌長

歎而不言久之搖一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跣足

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子身為省吏何合為廷尉

清官殿下既先皇同氣宜遵成旨自有短垣而復踰之也雍曰

身為丞相錄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為官順曰庖人雖不治庖

尸祝不得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別旨令殿下叅選事順又厲

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

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餘順亢貌不撓皆此類

穆紹為侍中領本色中正紹無他才能而資性方重罕接賓客

希造人門領軍元人當摧燿灼曾往侯紹紹迎送下皆而已時



人嘆尚之紹加儀同三司領左右侍中元順與紹同直順嘗因醉入其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函連職事縱卿後進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紹喻乃起高允為中書侍郎閹官宗愛之任勢也威震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堂王公已下望庭畢拜允至獨升階長揖

羊祉為光祿大夫當官不憚強禦朝廷以為剛斷時有檢覆每令山使

千史為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時北海王詳為太傅錄尚書事忠每以鯁氣正辭為詳所忿面責忠曰我憂在前見尔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於世自有定分若應元於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爾王不能殺詳因忠表讓之際密勸帝以忠為列卿令解左右聽其讓於是僚其封優進大府卿

封回為都官尚書滎陽鄭雲諂事長秋卿劉騰貨騰紫纈四百匹得為安州刺史除晝且出暮往詣回坐未定謂回司我為安州卿知之否彼士治生何事為便回荅之曰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按葵去織婦且思方畧以齊百姓如何見造而問治生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慙媿夫色

賈秀為中書侍郎加安遠將軍時丞相已渾擅則威福多所殺害渾妻庶姓而求公主之號屢言於秀默默渾曰公事事無所不從我請公主不應何意秀慷慨大言對曰公主之稱王姬之號尊寵之極非庶族所宜若假竊此號當必自歆秀寧死於今朝不敢笑於後日渾左右莫不失色為之振懼而秀神色自若渾夫妻默然含忿他日乃書大醫給事楊惠富臂作老奴官慳字令以示秀渾每欲伺隙陷之會渾伏誅遂得免難秀正色守



正皆此類也

和其奴為尚書左僕射與河東王閻毗太宰常英等並為尚書事在官慎法不受私請

慕容白擢為比部尚書在職執法無所阿縱

李冲為南都尚書冲從甥陰始孫孤貧往家冲家至如子姪有人求官因其納於馬冲始孫輒受而不為言後假方便借冲此馬馬主見冲乘馬而不得官後乃自陳始末冲聞之大驚執始孫以狀款奏始孫坐其處要自厲不念愛惡皆此也累遷尚書僕射冲明目當官奉國為已任自始迄終無所避屈

游肇為右僕射於吏事斷決不逮主者諮呈反覆論叙有時不曉於再亡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回撓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領軍元又之廢盧太后將害大傅清河王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群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為不可終不下署

盧同為左丞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民歲調皆七八十尺以邀奉公之譽部內患之同於歲祿官給長綰同乃舉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之罪兼懷同在公之績

甄琛為黃門侍郎親識有求官者答云趙郡李謚耽學守道不問予常款致言但未有決耳諸君何為輕自媒銜

高道悅為諫議大夫正色當官不憚強禦

楊璣為度支尚書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已正為時所稱

崔光為侍郎延昌年正月迎立孝明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大極西廡哀慟禁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



敢抗對曰光獨搥袂振杖引漢大尉趙善橫劍當階推下親王  
故事辭色甚厲問者莫不稱善懷壯光理義有據聲決俱止云  
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頗遣左右致謝

北齊宋遊道初仕魏為左中兵部尚書令臨懷王或譴貴遊道  
遊道方執板長揖曰下官謝王暗不謝王理即日詣闕上書昌  
徐州刺史元孚頗有表云偽梁廣發士卒來圖彭城乞增羽林  
二千以孚宗室重臣告請應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今代  
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特還家  
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尚書令臨淮王或即孚之凡子譴省事謝  
遠三日之中八度逼迫云且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  
明但孚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便請放還進退為身無憂  
國之意所請不合其罪下科或乃石匠於尚書都堂云卿一小

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醜罵溢曰不顧朝章右僕射臣世隆吏  
部郎中臣薛琰已下百餘人並皆聞見臣世獻直言云臣奉國  
事在其心亦復何簡貴賤比自北海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難方  
清宮以迎募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往討取惡如孤伐  
善何速令得官冕百祭乃欲為私害政為臣此言或肆更甚臣  
既不佞干犯貴臣乞解郎中帝召見遊道嘉勞之或亦言臣秦  
寇百寮遂使一郎攘扶高聲肆言頃挫乞解尚書令帝乃下勅  
聽解臺郎後除司州治中從事後為尚書右丞遊道入省劾太  
師或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高陸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  
書今司馬子如官資金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贓賄終事不避  
權豪又奏駁尚書遺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並鞭尔之  
始依故事於尚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



高慎為太行臺左丞轉尚書當官無迴避時咸畏憚之  
高隆之為尚書右僕射時初給民田貴勢皆占良美貧弱感受  
瘠薄隆之啓高祖悉更反易乃得均平

張雕世祖時為假儀同三司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勵稍  
在公有匪躬之節欲立功效以報朝恩論議抑揚無所迴避宮  
掖不急之費大存減省左右縱恣之徒必加禁約數譏功寵要  
獻替帷屨帝亦深竒杖之

崔劼累遷中書令初和士間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為子  
弟子祿世門之胃多處京官而劼二子拱塢並為外住弟廟之  
從容謂劼曰拱為幸得不凡何為不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而  
並外蕃有損家代劼曰立身以求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而其  
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漢服

後周柳慶為民部尚書威儀端肅樞機明辨太祖每發號令常  
使慶宣之天性抗直無所迴避太祖亦以此深委校焉

崔猷為司會中大夫明帝遺詔立武帝晉公護謂猷曰今奉遵  
遺旨君以為對曰殷道尊周道親今朝廷既遵周禮無容違輒  
此義事雖不行時稱守正

裴冀為司路下大夫天和中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晉公  
護擅權搢紳等多諂附之以圖時進唯漢直道自守故八年不  
徙職

裴俠為工部中大夫有大司空掌錢物典李貴乃於府中悲泣  
或問其故對曰所掌官物多有費用裴公清嚴有名懼遭罪責  
所以泣耳俠聞之許其自首言隱費錢五百萬

薛端為吏部郎中性強直每有奏請不避權貴文帝嘉之故賜



名端欲令名實相副

顏之儀爲御正大夫屬宣帝嗣位政刑日亂閔府于義上疏諫時鄭譚劉昉以恩幸當權謂義不利於己先惡之於帝帝覽表色動謂侍臣曰于義諄訥朝達也之儀進曰古先哲王立誹諍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于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隋趙賢通初仕後周武帝爲街正上大夫樊宗伯斛斯微素不協微出爲齊州刺史生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而走帝大怒購之急賢通上密奏曰微自以負罪深重懼死遁逃若不北竄匈奴則南投吳越微雖愚陋久歷清顯奔波敵國無益聖朝今者炎旱爲災可因茲大赦帝從之微賴而護免賢通卒不言陸彥師初仕北齊爲中素黃門侍郎以不阿宦者譏出爲中山太守

柳雄亮高祖事爲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有奏事雄亮所驍正深爲公卿所憚

宇文弼爲尚書左丞當官正色爲百寮所憚

梁毗爲散騎常侍進位上開府見楊素貴寵擅推百寮振摺因上封事極言之時素任寄寵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俱不伏莫莫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又尚書左丞李綱而已後高祖不復專委於素蓋由察毗之言也

郎茂爲民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者乃云管內無五品之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爲餘糧薄擬有無相贍茂以爲繁紆不急皆奏罷之

柳彧爲屯田侍郎時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穎子孔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槩已



列門外尊有墜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頽聞而嘆狀

盧楚爲右司郎當朝正色甚爲公卿所憚及場帝幸江都東都官寮多不奉楚每存糾舉無所迴避

唐蘇珣則天朝爲右司郎中時御史王弘義託府未俊臣構陷無罪朝廷疾之嘗受詔於號州採禾役使不節丁夫多死珣按奏其事弘義竟以坐黜珣尋授給事中

李至遠天后時李昭得薦爲天官侍郎不諳昭德謝恩昭德怒奏黜爲壁州刺史

王求禮爲左拾遺則天朝孫萬榮寇陷河北數州河內王懿宗擁兵不敢進北賊散懿宗奏請族誅滄瀛等州百姓爲誑誤者求禮廷折之曰此百官等素無良吏教習城池又不完因賊畏

懼苟且從之今請慈切將違背天道而懿宗擁強兵十餘萬聞賊將至輒退走保城池罪當誅戮今迺移禍於草澤誑誤之人以求自免豈是爲臣之道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官百姓群官諤然謂之切當遂令魏州刺史狄仁傑充使安撫

永景爲鳳閣舍人當官正色則天甚重之長安中張易之誣搆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鳳閣舍人張說今證之說將入於御前對覆惶惑迫懼景謂曰名義至重神道難欺必不可黨邪醜正以求苟免若緣犯顏流貶芬芳多矣說惑其言及入遂保明元忠竟得免死神龍元年遷吏部侍郎中宗嘉景正直仍令諫議大夫內供奉伏下後言朝廷得失尋拜黃侍郎時時三思思恃寵執權掌請託於景正色謂之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且以侯就第何得尚于朝廷獨不見產祿之事乎



岑義神龍元年爲中書舍人時武三思用事侍中敬暉欲上表請削諸武之爲王者募爲疏者衆畏三司皆辭託不敢爲之義便操筆辭甚切直由是忤三司意轉秘書少監

韓思復睿宗朝爲給事中活嚴善思於睿震之下拒武三思於諂附之中玄宗皇帝御筆題碑云有唐忠孝韓長公之墓

楊瑒爲戶部侍郎時御史中丞宇文融請檢察天下逃戶公卿不敢有異詞唯瑒獨建議以爲括客不利客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無幾瑒出外職

相里造代宗朝爲戶部郎中永泰元年正月壬子章敬皇太后忌辰百寮於興唐寺行香內符魚朝恩置齋於寺外之南敗

車房延宰相又基省官就食朝恩諂口談時政公卿惕息造與殿中符郎史季行以正言拆之行辭直而強笑顏忤朝恩遂罷

所傾以至罷相歸磁州宋守殿下卞州叛明宗親征未及鄭州巧官者謂安重誨曰北失權者三四人在外地如朝夕未能破賊破此輩陰結校徒爲患非細指任國在洛陽即馳驛賜園自園自尽既而鳳知之哭謂重誨曰任國義士肯造逆謀以讎君父乎公如此濫刑何以安國重誨笑而不責

晉裴暉爲工部尚書舍相國寺宰臣桑維翰謂之不迎不送或問之荅曰暉見維翰於中書則庶寮也維翰見暉於私館則門生也何送之有人重其耿介

盧詹歷兵吏侍郎尚書左丞工部尚書詹剛直議論不避權貴執政者常惡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五十九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四百六十

臺省部四

正直

夫一言以蔽在於無邪明神介福本乎好直故臣之事君非可  
以載偽也已由漢氏而下居臺省者皆爲天子從官或處喉舌  
之地專典乎出納或侍帷幄之內拾遺於左右而能勵骨鯁之  
操蘊身諫之志臨大節而有守膺切問而無諂據經持犯正顏  
竭慮固避權幸以効誠慤斯蓋服膺善道中立不倚之徒歟至  
有序遠於外抗心罔移感槩而死遺風可挹信乎耿介方直之  
士皆人君之所欲得而臣也

漢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爲郎中署長事文  
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

言年老矣向具以實  
乃自爲郎也



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  
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每時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

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帝曰何已

已猶猶耳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大父祖也善李牧臣父故為

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帝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讓讓

悅聞頗牧之過拊髀曰解音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

憂曰怒哉唐曰主臣悲懼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帝怒

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立間處乎何不問陳唐

謝曰鄙人不知起諱

東方朔武帝時為中大夫雖詼笑詼朝戲也詼笑謂朝諷然時

觀察顏色直言切諫帝常用之

陳咸年十八以父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

書數十上遷為左曹

王章字仲卿少以文學為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送名敢直言

孔光為光祿勳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

修故事帝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雍苟合希音希

之意

平當以明經為博士成帝時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年有

災異當輒傳經術言得失傳讀

王闓為侍中哀帝置酒麒麟殿董賢父子親屬宴飲闓兄弟侍

中中常侍皆在側帝有酒所言酒在從容視賢笑從音千曰吾

欲法堯禪舜何如闓進曰天下迺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

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帝默然

不說左右皆悲於是遣闓出後不得復侍宴



龔勝爲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  
繇讀與  
由同

後漢馮勤爲郎中給事尚書司徒侯霸薦前梁令閻揚素有譏  
議光武常嫌之既見霸奉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曰崇山幽  
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  
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稍解

戴憑爲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光武謂憑曰侍中當規補國政勿  
有隱情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  
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訴遂致禁錮世以  
是爲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繫廷尉有詔勅出後復  
引見憑謝曰臣無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  
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即勅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

侍中兼領之

鍾離意爲尚書僕射顯宗性褊察朝廷爭爲嚴察以避誅唯意  
猶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詔賜降胡子練  
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帝見司農上簿大怒詔郎將笞之因入  
叩頭過誤之失常人所究若以懈慢爲愆則臣倍大罪重郎位  
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責郎  
朱暉爲尚書僕射元和中尚書張林上言均輸暉奏言不可施  
行後陳事者復述前議章帝以爲然暉言非所宜行帝得暉重  
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勅出之日國家  
樂聞駭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  
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令歸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  
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不可而順



盲雷同負臣子之義令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遂閉口不復言  
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

申屠剛爲尚書令嘗多直言無所屈撓

宋均明帝時徵拜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帝旨均嘗剛剪疑事  
帝以爲有姦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  
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少黃  
門在傍入俱以聞帝喜其不撓即令貸郎

鄧壽章帝時爲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  
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  
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

陳憚爲諫議大夫西南音檀國王獻樂及幻人皆吐人火自交解  
易牛馬頭大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群臣共觀大奇之憚獨離席

舉手曰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之樂尚書陳忠請憚下獄詔勿  
收之

傅翻爲諫議大夫性諒直數陳讜言

虞承爲諫議大夫性雅忠嘗在朝堂犯言諫諍終不曲撓

李法和帝時遷侍中光祿大夫歲餘上疏以爲朝政苛碎遠承  
平逮初故事官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  
識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爲庶人在家八年徵  
拜議郎諫議大夫正言極辭無改於舊

周舉爲尚書陽嘉三年大旱順帝下策問舉因奏見舉反尚書  
令成翊世僕射黃瓊問以得失舉等並對以爲宜慎官人去斥  
貪污離遠佞邪脩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日百  
官貪污佞邪者爲誰乎舉獨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



別群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身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  
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其後以事免司徒  
劉崎遷舉司隸校尉

宋登順帝時為侍中數上封事抑進權臣由是出為隸州大守  
陳龜為尚書梁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桓帝不  
省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

爰進為侍中桓帝遊上林苑從容問廷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  
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  
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昔朱  
雲送折檻檻令侍中而稱朕違敬聞闕矣

劉淑遷侍中桓帝時上疏以為矣罷官官辭甚切直帝雖不能  
用亦不罪焉

劉儒遷侍中桓帝時數有災異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下條  
極言得失辭甚忠切帝不能納出為任城相

桓柅桓帝時為議郎入侍講禁中以直道忤左右出為許令  
劉陶靈帝時為侍中次數切諫為權臣所憚徙為京兆尹

楊奇為侍中靈帝常徒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  
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

傳變字南容為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  
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  
議變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變送辱大臣帝  
以問變變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願得十萬衆橫行  
匈奴中憤激思奮夫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  
魯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鄴商別定



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函奴右臂今牧御失和  
使一州叛逆海內爲之騷動陛下臣不安寢烈爲宰相不念爲  
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士臣竊惑之若使  
左任之虜得居此地說文曰社衣衿也社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  
至虜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  
也帝從變議項之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  
吾甄舉等謂忠曰傳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  
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北城門校  
尉延致殷勤延謂變曰容少荅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密變正  
色拒之曰遇與不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傳變豈求私賞哉忠  
愈懷恨然悼其名不敢害

何休靈帝時群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侍臣不悅之巧拜

議郎屢陳忠言

魏和洽魏國初建爲侍郎有白毛玠謗毀大視大祖見近臣怒  
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大祖令曰今言事者白  
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爲崔鈇觖望此損君臣恩義妾爲死交怨  
歎殆不可忍也昔肅曹與高祖並起微賤立功立勲高祖每在  
屈策三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比求實之  
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  
也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群吏之中特見  
拔擢顯在守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爲衆所憚不宜有此然人  
情難保要宜考覆兩驗其實今聖恩垂舍垢之仁不忍致之于  
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大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  
又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主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



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  
方有軍事安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陽處父於朝此爲君  
之誠也

崔琰魏國建初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淄侯植有才而愛太祖  
孤疑以亟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于以長  
加五官將仁考聰明宜承正夫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婿也  
太祖責其公亮喟然嘆息

桓階爲侍中太子未定而臨淄侯植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處  
長宜爲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又毛玠徐爽以剛審少黨而  
爲西曹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保全其將  
順規救多此類也

衛臻文帝爲魏王時爲散騎常侍又祚群臣並頌踐魏德多抑  
損前朝臻獨明受禪之義稱楊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  
與山陽共之後明帝時爲有僕射加光祿大夫是時明帝方隆  
意於殿舍臻數切諫又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詔曰  
殿舍不交吾所留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  
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少所隳者大也臣每校事察類皆如此  
懼群臣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

杜畿爲何東太守徵爲尚書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是時他郡  
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錄奪帝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  
少又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  
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婦人也左右顧而失色  
辛毗爲侍中從文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  
於群下甚苦帝默然後之爲稀出



蘇則爲侍中文帝問則曰前被酒泉張振西城通使敦煌猷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哩然

陳矯爲尚書令明帝憂社稷問矯司馬公中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又車駕常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何欲之帝曰欲案行文書爾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補其職則請就默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

許允爲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守雖限蒲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某郡守雖後日限在前帝取事規乃釋遣出

盧毓爲侍中青龍中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功諫明帝不悅毓進曰臣聞明君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取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直階下且容之

孫禮爲尚書明帝方脩宮室而鄭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國爭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孝惠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補詔罷民帝竒而不其意責

蔣濟爲散騎常侍明帝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日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施恩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曰因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意帝解遣追取前詔



蜀後主即位董允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獻納之  
任允皆專之允處事爲防制甚盡規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  
充後宮凡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  
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宜嚴憚之

後主漸長大愛官人黃皓皓便辟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  
色作主下則教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  
黃門丞

吳闕澤領中書時呂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爲  
加且焚烈用彰惡元大帝以訪澤澤曰威明之世不宜復有此  
刑帝從之

是儀爲侍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辨訟如舊典校郎呂壹誣曰江  
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正大帝怒收嘉繫獄悉驗問時同坐人皆

怖畏壹並言聞之儀獨云無聞是於見窮詰果日詔旨轉屬群  
臣爲之屏息儀對曰金刁錡已在臣頭臣何敢爲嘉隱諱自取  
夷滅爲不臣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移傾帝  
遂舍之嘉亦得免

晉裴楷爲侍中隗山濤和嶠並以威德居位武帝嘗問曰朕應  
天順時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階對曰陛下受命四海  
承風所以未比德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  
下賢人冀引正道不宜示人以私時任愷庾純亦以充爲言帝  
乃出充充納女於太子乃止

樊建爲給事中武帝問諸葛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  
實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德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  
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登艾見枉陛下知而



不理此豈馮唐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者用乎帝然曰五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艾馬

劉毅遷尚書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庭沫流不禁卜藏其鑿至周幽王禍釁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政德未脩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未表以爲瞿然賀慶之事且詳依典義動靜數示尚書郎劉漢等議以爲龍體既蒼雜以素文白者大晉之行戢武興文之應也而毅乃引衰世妖異以擬今之吉祥又以龍在井爲潛皆失其意潛之爲言隱而不見今龍彩質明煥示人以物非潛之謂也毅應推處詔不聽後陰氣而解復合毅上言必有何黨之臣姦以事居者當誅而不誅故也

胡威爲尚書加奉車都尉爲掌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

和嶠爲尚書愈被親禮其任愷張華相善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爲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默然不答後與荀顛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旣奉詔而還顛勗並稱子太明職如明詔嶠曰聖算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退居常懷慨嘆知不見用猶不能已在御生言及社稷未嘗不以諸君爲憂帝知其言忠每不酬和後其嶠語不及未事或以告賈妃妃御之又惠帝即位拜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光祿太夫子朝西宮嶠從如賈后使帝問嶠曰卿昔爲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事昔先帝曾



有斯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  
山濤爲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  
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悟而不能改  
立文爲散騎常侍時西城獻馬武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  
僕帝善之

周顛爲左僕射元帝譙群公於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  
集何如堯舜時邪顛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比復聖世  
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又出諸公就省  
顛日近日之罪固致不至於死

孔恒爲侍中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  
每切諫帝既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爲己憂嘗  
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已長聖敬日躋且博納朝臣諮諏善

道由是忤導出爲廷尉

顧和爲尚書令居任多所獻納雖權臣不苟阿撓穆帝時南中  
郎將謝尚領宣城内史收淫令陳幹殺之有司以尚違法糾黜  
詔原之和重奏曰尚先劾姦賊罪入甲戌赦聽自首戎死而尚  
近表云幹苞藏姦猾輒收刑行幹事狀自郡非犯軍戎不由都  
督按尚蒙親賢之舉荷文武之任不能爲國惜體平心聽斷內  
挾小憾肆其威虐遠近怪愕莫不解體尚忝外屬宥之有典至  
於下吏宜正刑辟尚書大后舅故寢其奏

孔嚴哀帝時領尚書時東海王奕求海鹽錢塘以木牛牽埭稅  
取錢直帝初從之嚴諫乃止初帝或施私恩以錢帛賜左右嚴  
又啓諸所別賜又給厨食皆應戒省帝曰左右多困乏故有所  
賜今通斷之又厨蓄宜有戒徹思詳具聞嚴多裨益



高崧爲侍中哀帝雅好服食崧諫以爲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日月之一蝕也

宋鄭鮮之爲都官尚書鮮之爲人通率在武帝坐言無所隱時人甚憚焉

蔡興宗爲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由是失旨後遷尚書右僕射文帝謂興宗曰諸處未定啟淡已後同逆頃曰人情云何事當濟不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而未甚豐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何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云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淵以手版築興宗言之不已帝曰如卿言興宗轉吏部掌時孝武方盛滂宴譖侮群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黜尚書僕射領師伯謂議曹郎王軌之曰蔡尚書常免

會

敬括爲御史大夫持重推鉞於下未嘗以私害公士頗稱焉

班宏爲刑部侍郎兼京官考使時右僕射崔寧書兵部侍郎劉迺上下考宏正議曰今以荒請難專在節制尺籍五符不校者司夫上多虛美之名下閔趨競之路上行可容下必朋黨因削去之迺知而謝之曰迺雖不敏敢掠以美一邀二罪乎

郗高歷歷拾遺諫議太夫中書舍人處事不回爲宰相元載所忌魚朝恩署牙將李宗爲兩街功德使琮暴橫於銀臺門毀辱京兆尹崔昭高鄉立詣元載抗論以爲國耻請速論奏載不從盧景亮德宗朝拜右拾遺補闕居諫列與補闕穆制皆以直稱帝實之憲宗爲初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機巧進至少府監陰其子爲館兩生貫之持其籍不與曰工商之子不當仕



忠義以藝通權倖為請者非一人貫之持愈堅既而上疏陳忠義不宜汚朝籍辭理懇到意罷去之改吏部員郎外

美陝為中書舍人中書省故事姑息肯徒以常在宰相左右也

陝皆以公道遇之後為刑部侍郎時裴延齡恩京兆尹李充有

能政事意陷害之誣奏充深結陸贄數厚賂遺金帛充既貶官

又奏充此者妄破用京兆府錢穀至多請令比部句覆以比部

郎中崔元翰陷充忠恩贄也詔許之元翰曲附延齡刻治府吏吏

府吏到者雖無犯過皆笞決以立威時論喧然然陝迺躬自閱視

府案具俱得其實奏言據度支奏京兆府身元九年西稅又已

前諸色羨錢餘共六十八萬餘貫李元並妄破用今所句勘一

千二百貫已未是諸縣供館驛加破又在諸色人戶賜內合收

其斛斛共三十二石唯三百餘石諸色輸納所由欠折其餘並

是准勅及度支符牒給用已盡陟之寬平守法多如此類元翰

既不遂其志因此憤志而卒

顏真卿為尚書右丞代宗車駕自陝將還真卿請皇帝先謁五

陵九廟而後還官宰相元載謂真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

事宜何真卿怒而前曰用捨在相公耳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

堪相公再破除耶載深御之

楊於陵為中書舍人時李實為京兆尹恃承恩寵於陵與給事

中許孟容俱不附叶遂為實媒葉孟容改大常少卿於陵改秘

書少監

趙宗儒為司勳員外領考功事定內外百吏考績黜陟公當無

所畏避遷考功郎中

鄭澣為考功員外郎刺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事



者泮採得其情條責廉使巧跡遂露人服其敏識  
裴佖為尚書右丞時兵部尚書李巽兼鹽鐵使將以佖局置於  
本行經搆已半會佖拜命堅執為不可遂令撤之巽恃恩而強  
恃重位之有守  
董晉為尚書左丞時右丞元沅沅為度支使歸澆所奏貶雷州司  
戶其責既重舉朝以為非罪名有竊議者董晉謂宰相劉滋齊  
快曰元右丞忽有貶責未知罪名用刑一濫誰不危懼假有權  
臣騁志相公何不奏請三司詳斷之去年閏輔用兵時方蝗阜  
琦總國計夙夜憂勤以贍給師旅不增一賦軍國皆濟斯可謂  
國之勞臣也今此播遂恐失人心人心一搖則有聞鷄鳴起舞  
者矣竊為相公痛惜之滋狀但引過而已給事中索高又抗疏  
申理之澆誣之朋黨寢而下報

許孟容為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字請補引文崇文館諸主孟  
容舉令式不許主詎於德宗命中使聞狀孟容執奏竟得請遷  
本曹郎中

楊維為吏部侍郎典選公平時元載秉政公卿多附託之維孤  
立中道清身自守未嘗私謁載以維雅望高外示尊心重實跡  
孟簡為倉部員外郎屬順宗登極王叔文竊政驟為戶部侍郎  
簡為其屬中立正色挺然不附叔文心忌之而不敢退黜言於  
宰相韋執誼換刑部員外郎

韓臯為尚書右丞時王叔文專政臯自以前輩舊人累更重任  
頗以簡倨自處嫉叔文之黨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臯從弟  
畢幸於叔文以告之故出臯為鄂岳觀察使  
王源中為左補時典禁軍者不徇法度至有臺府人吏皆為追



擒源中上疏曰夫臺憲者綱紀之地府縣者責成之所設有罪  
犯宜歸司存安有北軍勢重於南衙輦不權傾於伏囚乞墨法  
司庶守職分憲宗可其請改待御史

帝處厚穆宗時為中書舍人時張平叔以佞佞譖他門而進  
自京兆少尹不數月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平叔故以征利中帝  
意以希大任以權蓋舊法為弊年深欲官自權蓋可富國強兵  
疏利害十八條時宰相不能奪因下其議處厚於是奏議發十難  
以詰之帝然後深知害人乃止平叔繇是始有疎斥之漸  
常弘景為尚書左丞弘景素以鯁亮稱會吏部員外楊虞卿以  
公事為下吏所訕獄未能辨詔下弘景與憲司熟尚書省詳讞  
虞卿多朋游時多嚮附者弘景素所不悅時已請告在笈及唯  
詔孰召以公服來謁弘景謂之曰有勅推公虞卿失容自退

崔臧馮散騎常侍秘書監臧登朝歷臺閣獨行守正時望甚重  
敬宗幸東都人心不安臧度以勳舊自與元隨表入覲既至權  
臣不便復居中書京兆尹劉栖楚輩十餘人駕有拒之賓客  
持兩端者日擁其門一日度召客命酒栖楚求度之歡曲躬附  
耳而語咸舉爵罰栖楚且丞相不當許所由官咄囁耳語度笑  
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坐者壯之

令孤楚為左僕射大和末李訓伏誅大坐從坐者八九人京師  
大擾文宗夜召楚及鄭覃入決事翌日以覃為宰相危疑之際  
楚多守正故為中尉仇士良所忌遂以本官克諸道蓋錢轉運  
等使

後漢蕭頊初在唐為吏部員外郎先是張濬由中書出為左僕  
射曲為梁太祖判官高郢使祖蔭求一子出身官尚書皆稱無



例濬指揮甚急吏徒惶懼頃又判云僕射未集郎官未赴省上  
指暉吏曹公事且非南宮舊儀濬聞之慙悚致謝頃由是名振  
梁祖亦嘉獎之

常寂仕梁為吏部郎中復判南曹吏畏其明人賞其正

劉贊歷御史中丞刑部侍郎替性雍和與物無忤居官畏慎人  
若以私干之雖權豪不能移其操

崔莞為尚書左丞素與崔彥融善彥融嘗為萬年令莞謁於縣  
彥融未出見按上有尺題皆賂遺中貴人莞知其由徑如惡其  
為人及除司勳郎中莞為左丞通判不見莞謂曰郎中行止鄙  
雜故未敢見宰相知之改楚州刺史卒於任

趙鳳為員外郎充翰林學士會明宗置端明殿學士鳳與馮道  
俱任其職時任還為宰相時明宗舊恩行事無邊幅為巧官者  
恆戲去人賈遠龍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  
宴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肚勝明蔡尚書今日可謂能  
負荷矣大明末前廢帝即位興宗告大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  
文義恭日建立儲副本為今日復安用此興宗日累朝故事莫  
不皆然近來初之末榮陽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校  
也不從

沈懷文為侍中世祖孝建以來抽黜諸弟廣陵平後復欲更峻  
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七光武之子前史以為美談陛下  
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大宰  
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發議端懷文謂固不可由是得息  
王曇首為侍中元年四年車駕出北唐嘗使三更竟開廣莫門  
云應須白虎幡銀字祭不肯開門尚書左丞楊玄保奏免御史



中丞傳隆以下曇首繼啓曰既無墨勅又闕幡祭雖稱上旨不  
吳單刺元嘉元年二月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遺今之守  
舊未為非禮但既換舊史應有疑却本末曹無此狀猶宜及答  
其不請白虎幡錄字祭致門不特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  
帝特無所問更立科條

王球文帝時為尚書僕射時群臣詔見多不即前卑踈者或至  
數十日大臣亦有十餘日不被見者唯球輒去未嘗肯停

何尚之為尚書右僕射時吏部尚書庾炳之領選既不緝衆論  
又頗通貨賄炳之請急選家吏部令史錄奈主客令史周伯齊  
出炳之宅諮事秦能禪琶伯齊善歌炳之因留停尚書舊制

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為有司所奏帝於  
炳之素厚將怒之召問尚之尚之具陳炳之得失太祖乃可有

司之奏免炳之

袁顛為侍中領前軍將軍大明末新安王子

以母姪有戚

大子在東宮多過失孝武微有廢太子立子焉之意從容頗言  
之顛或稱大子好學有日新之美帝又沈慶之才多言論頗相  
出毀顛又陳慶之忠勤有幹畧堪當重由是任前廢帝深感顛  
慶之亦懷其德

南齊王岷初仕宋為光祿大夫時中領軍劉劭暉節有桀暴志  
表求東陽郡尚書令袁粲已下莫不贊美之岷日永初景平唯  
謝晦殷景仁為中領軍元嘉有到彦之為人望不譽劭不及也  
近聞加侍中為快快便求東陽恐子房亦松子臣未易輕擬其  
梗直如此

虞愿初仕宋為通直散騎侍郎明帝以宅起相宮寺費極奢侈



以孝武莊嚴利亡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利各五層新安大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座為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又帝好園基愿曰老以此教母未非人主所宜好

何載為侍中高帝欲轉載領選問尚書令褚淵以載資重欲加常侍淵曰宋世王珠侍中中書領單作吏部尚書資與載相似頃選載方昔小輕不吝預加常侍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復加載則八座便有三貂若惟以駮游亦不為少乃以載為吏部尚書加駮騎將軍

王宴為吏部尚書永明八年武帝欲以明帝代皇領選手勅問

之宴答曰鳶清幹有餘然不諳百代恐不可居此職帝乃止

謝籛為吏部尚書高宗廢薛林王後讒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

晏等與席籛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從民王宴安叨天功以

為己力帝大笑解之座罷宴于籛共載還令省欲相撫脫籛又

文曰身家大侍裁得六人君何事一朝至此晏其憚之

梁江子四自右丞上事極言得失高祖甚善之詔尚書詳擇

施行焉

袁昂為尚書令昂在朝謇愕世號宗臣昭明太子卒晉安王綱

為皇太子昂獨不言宜立昭明長息權為皇太孫雖不見用擅

聲朝野

許懋為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高祖雅好禮因集學士草封禪欲行懋以為不可因建議言之拜充中



庶子

陳泰疑為尚書吏部侍郎高宗嘗謂疑曰我欲用義興主督錢  
肅為黃門郎卿意何如疑正色對曰帝卿舊戚思由聖旨則無  
所復言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惟陛下裁之高宗  
然而止肅因而有憾令義興主語之於高宗尋免官遷交趾頃  
之還為黃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會群臣歡甚將移讌於引籠宮  
衆人咸從唯疑與泰憲不行後主曰卿何為者疑對曰長樂尊  
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  
孔奐為侍中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抱為太子詹事令管誌陸  
瑜言之於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統之實輔弼儲宮  
竊有所難瑜具以曰後主深以為恨乃自言於高宗高宗將許  
之奐乃奏曰抱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籍於抱如臣

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即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  
都官尚書王郁世有懿德性敦敏可以居太子詹事奐又奏曰  
宋朝范曄即泰之子亦為太子詹事前伐不疑後主固爭之  
帝以抱為詹事由是忤其叔正如此

後魏高允與司徒崔浩述成國史後以經授泰宗及浩之被收  
也允直於中書省官宗使東宮侍郎吳延召允仍留宿泰內翌  
日恭宗入奏大武命允參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尊  
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請曰為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  
之既入見帝恭宗曰中書侍郎高允自在臣官同處累年小心  
密慎臣所悉雖與浩然允微賤職由於浩請故其命大武召允  
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  
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宗務衆多抱裁而已至於汪疏



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嚴重允  
是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備聞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言不允  
曰臣以下才謬參著作犯忤天威罪應滅侯今已分死不敢虛  
妄殿以下臣侍讀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聞臣臣無此言臣以  
臣對不敢迷亂帝謂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  
移不亦難乎且對君以實身臣也如此寧失一有罪言宜有之  
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浩惶惑不能對事事允中明皆  
有條理時帝怒甚勅允為詔自誥已不僮吏已上二十八百人  
背夷五族允持疑不為類詔催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詔引  
前允曰浩之所坐者更有餘豐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以至死  
帝怒命介士報允恭宗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  
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恭宗後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

何益余之時吾尊卿端緒何故不從人言怒帝如此每一念之  
使人心悸允曰臣東野凡生本無官意屬休明之會應旌弓之  
舉釋褐鳳池仍麟閣尸素官榮好賢已久夫史籍者帝王參之  
實錄將來之鑒戒之今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  
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東懼當時孤負聖恩  
自貽滅滅浩之跡時有可論浩以蓬蒿之才荷棟梁之重在  
朝無謬諤之節迎私無逆遷之稱私欲汝其公庶愛憎蔽其直  
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  
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遺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  
殊誠荷殿下大造之茲盡心苟免非臣之意恭宗動容稱歎允  
後與人言我不奉東宮尊旨者恐負翟黑子翟黑子事見  
奉使受貽門  
孫紹為給事中門下錄事朝廷大事好言得失遂為世知



荀頹孝文時為都曹尚書方正直言雖文明太后好生殺不允  
頹亦言至懇未嘗阿諛李訢之誅也頹並致諫太后不從  
李罔為度支尚書性鯁烈敢直言常回折孝文禪駁公卿無所  
迴避百寮皆彈之帝常加優禮

元正為黃門侍郎茹皓以白衣侍直禁中稍被寵接宣帝嘗拜  
山陵路中欲引與同車皓奮衣將昂正切諫而止

北齊崔昂魏孝靖帝時為尚書左丞武定六年耳露降於宮闕  
文武百寮同賀顯陽殿魏帝問僕射崔暹尚書楊愔等曰自古  
耳露為瑞漢魏多少可各言往代所降之處德化感致所由次  
問昂昂曰素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天則耳露降吉凶兩門不由  
符瑞故桑維戎實啓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為陛下雖  
休勿休帝為劔容日朕既無得何以當此

崔暹大保未為左僕射文宣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  
我飲何所妨常山王私謂暹曰至尊或醉多大后尚不能致言  
吾兄弟杜口僕射獨能北頹內外深相感愧

後周宇文孝伯為小冢辛宣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  
公能為朕圖齊王掌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奉先帝遺詔  
不濫許齊骨肉王陛下叔父戚近近功高社稷重臣棟梁所寄  
陛下差矣加刑戮微臣又煩言曲從則臣為不忠之臣陛下為  
不孝之子也

隋蕭吉仕周為儀同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  
何妥開皇初為通直散騎常侍時納言蘇威嘗言於高祖曰臣  
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為帝亦  
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



是其不孝若無此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  
夫子有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及  
聖人之訓乎威時兼五領職帝甚重之安因奏威不可信任  
趙綽開皇中為刑部侍郎每有奏讞正色侃然高祖嘉之漸見  
親重

高穎為尚書左僕射時太子勇失愛於高祖潛有廢立之志謂  
穎曰晉王妃有神憑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穎長跪曰長幼  
有序其可廢乎帝然而止

元巖字君山為兵部尚書巖性重明遠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  
色廷諍面折無所迴避高祖及公卿皆敬憚之

盧愷開皇初除吏部侍郎攝尚書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色雖  
逢喜怒不改其常

牛弘為吏部尚書高祖惑於邪議疎忌太子勇高祖車駕至仁  
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懽樂不知  
何意翻邑然愁苦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高祖既  
數聞讒譖疑朝臣皆委故有斯聞真聞太子之愆弘為對比太  
乖本旨

劉行本為黃門侍郎高祖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諫帝  
不顧行本乃當帝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豈得輕臣而  
不顧也乃置笞於絕而退帝謝之而原所笞者

陛下若妄加刑戮微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為不忠之臣陛下為  
不孝之子也帝下憚因漸疎之

隋蕭吉仕因為儀同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  
何妥開皇初為通直散騎常侍時納言蘇威嘗言於高祖曰臣



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立國何用多為帝亦  
然之受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  
是其不孝若無此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  
夫子有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獨蘇綽教子獨及  
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帝甚重之安因奏威不可信任  
趙綽開皇中為刑部侍郎每有奏讞正色恬然高祖嘉之漸見  
親重

高穎為尚書左僕射時太子勇失愛於高祖潛有廢立之志謂  
穎曰晉王昶有神憑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穎長跪曰長幼  
有序其可廢乎帝然而止

元叢字君山為兵部尚書叢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恬然  
正色是諱面折無所避高祖及公卿皆敬憚之

盧愷開皇初除吏部侍郎攝尚書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色雖  
逢喜怒不改其常

牛弘為吏部尚書高祖惑於邪議疎忌太子勇高祖車駕至仁  
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歡懷樂不知  
何意翻邑然愁苦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高祖既  
數聞諛譖疑朝臣皆委故有斯問莫聞太子之愆弘為此對大  
平本旨

劉行本為黃門侍郎高祖嘗怒一郎於殿前答之行本進諫帝  
不顧行本乃正當帝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豈得輕  
臣而不顧也乃置笏於絕而退帝謝之而原所答者

魏徵身觀二年為尚書左丞或有言徵阿黨親戚者太宗使御  
史大夫溫顏持按驗無狀奏曰徵為人臣須存形迹不能



遠避嫌疑遂詔此諤雖情在無私亦有可責帝令彦博讓微且  
且自今以後不得有存形迹他日微入奏曰臣聞君臣叶契義  
同一體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  
衰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已悔之其年侍御史張玄吾素奏  
慶州樂蟠縣令叱奴騰盜用官倉推逐並實帝令斬決中書舍  
人楊文瓘奏掾律不合死帝曰倉糧朕之所重若不加法恐犯  
者更多尚書右丞魏徵對曰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今若改張  
多將法外畏罪且後有重者又無以加之其年太宗謂侍臣曰  
人皆以祖孝孫為知音今其所教聲曲多不諧韻此猶未至精  
妙人亦許崇為良醫全不講藥性魏徵對曰陛下生平不受音  
聲今忽為教女樂差殊責孝孫臣恐天下怪愕帝怒曰卿是朕  
腹應須進忠直何乃附下同上為孝孫分疎過彥心博等拜謝

徵與王珪進曰祖孝孫學問立身何如白明達陛下平生禮遇  
孝孫復何如白明達今過聽一言便謂孝孫可疑明達可信臣  
恐群臣衆庶有以窺陛下者帝意乃解  
權萬純太宗時為尚書左丞梗言廷諫卿公莫不憚之  
顏相時師古之弟亦有學業身觀中累遷諫議大夫拾遺補闕  
有諍臣之風

狄仁傑為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寵用事朝廷懼仁傑奏之請  
付法寺高宗將之仁傑奏曰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之類陛下  
下何惜罪人而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為  
忠身將來之誡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

王及善則天時為內史時御史中丞來俊臣常以飛禍陷良善  
自侯王將相被其羅織受戮者不可勝計後俊臣坐事繫獄有



司斷以極刑則天欲捨之及善奏曰俊臣兇狡不軌所信任者皆屠販小人所誅戮者多名德君子臣愚以為若不巢絕元惡恐搖動朝旻禍從此始則天慰納之

張柬之聖曆初為鳳閣舍人其年突厥默啜表言有文請和親天后欲意許之欲令淮陽都王長秀娶其女柬之奏言古無天子未夷狄女以配中國王者頗忤旨出為合州刺史

姚元崇為夏官侍郎萬歲通天二年則天謂侍臣曰近者朝臣多被周興來俊臣等推勘相牽咸自承服國家有法朕豈能盡中間疑有枉濫更使近臣就獄根問皆得手狀承引不虛朕不以為疑即可其奏自周興來俊臣死後更無聞有反逆者然則已前就戮者不有冤濫邪元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誣而死告者佯以為功天下號為罷織甚於

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自亦不保何敢輒有動搖校問者若翻文懼遭其毒手將軍張虔最李安靜等是也賴上天降靈聖情發寤錮誅兇豎朝長又安今日已後臣以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更無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狀但收掌不須推問若後有徵驗反逆有實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則天大悅曰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其日使高品官送銀千兩賜之長安四年為相王府長史兼知夏官尚書事又上言相王知兵馬不便臣非惜死但恐不益相王詞旨懇至則天深然其言遂改為春尚書李嶠則天朝為給事中時酷吏來俊臣構陷狄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奏請誅之則天使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復其獄德裕等雖知其枉懼罪並欲休俊臣所奏嶠固爭之曰



豈有知其枉濫不為申明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德裕等遂  
與嶠列其枉狀由是忤旨出為潤身司馬

盧藏用為左拾遺時則天造興泰宮於萬安山藏用上疏諫之  
言甚懇切

蘇珣則天時為左肅政臺御史大夫時有詔白司馬坂營大像  
費用巨萬億珣以好景上疏切諫則天納焉

薛登天授中為左補闕時選舉頗濫登上疏諫文辭博瞻事竟  
不行

李實則天朝為右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奏張昌宗兄弟有不  
順言請付法推斷則天初不應筮在陛下進日臣觀宋璟所請

社稷大望伏願陛下聽從  
張說為鳳閣舍人長安三年秋麟臺監張易之與其弟昌宗權

位日熲欲將難圖皇太子遂諧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同鳳閣

臺平章事蕭檢校太子左庶子魏元忠交通密謀造飛語曰君

老矣吾屬當扶太子可謂耐父明天后惑其言下元忠制獄引

皇太子相王旦春崇也及諸宰相今步之昌宗與元忠對及復不

決昌宗又引鳳閣舍人張說令證其事說初不知之及至御前

遂厲聲曰元忠實不反昌宗誣構耳天后不納竟貶為高安尉

說配嶺南

唐紹博學善三禮中宗神龍中為左臺侍御史兼大常博士中

宗將拜南郊園子祭酒祝欽明等希旨請皇后為亞獻紹與博

士并欽緒固爭以為不可眷宗即位又數陳時政損益轉給事

中仍知禮儀事

張知微為武部郎中至德二年知微奏將軍王難得不救郭莫



又遂令軍敗合從軍令房瑄有管樂之才不宜以小非見免御  
史大夫帝陟才堪輔弼久不見用言詞抗直手執諫書肅宗嘉  
其黨直竟不用其言

李揆至德中為尚書舍人時宗室請加張皇后翼聖之號肅宗  
召揆問之對曰臣觀往古后妃終則有謚生加尊號夫之前聞  
景龍失政帝氏專恣加號翊聖今皇后之號正與帝氏同陛下  
開聖動尊典禮豈可踐景龍故事哉帝驚曰凡才幾誤我家事  
遂止時代宗自廣平王改封成王張皇后有子數歲陰有奪宗  
之議揆因對見帝從容曰成王嫡長有功今當命嗣卿竟何如  
揆拜賀曰陛下言及於此社稷之福天下幸甚臣不勝大慶帝  
喜曰朕計失矣自此頗承恩遂蒙大用  
裴佖為補闕李懷光以河中叛朝退欲以舍垢為意佖抗議行

誅德宗深器之前帝慰勉

陸贄為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德宗在奉天圖解之後德宗言及  
遠離宗廟為因涕曰致寇之由實朕之過贄對曰臣思致今日  
之難者群臣之罪也贄意蓋為慮祀趙贄等帝欲掩祀之失則  
曰雖朕德薄致此禍亂亦如運前定事不由人贄又極陳祀等  
罪伏及為兵部侍郎又以宰相竇參黜貨又極言之錄贄是與  
參不平

賈隱林為右散騎常侍興元元年二月奉天餅圖百寮稱賀隱  
林抃魚因上言曰陛下性靈大急不能容忍若舊性不改雖未  
泚敗事臣亦恐憂未艾也德宗虛懷納之

陽城為諫議大夫正直時朝夕欲相延齡城白脫以延齡為相  
城嘗取白麻堞之



崔邠為補闕嘗疏論裴延齡為時所知

歸登為右拾遺裴延齡以邠佞有恩欲為相諫議大夫涉域上  
疏且直德宗赫怒右補闕熊執步等亦以言忤旨初執步草疏  
成小登登慘然曰願寄一名雷電之下忍令足下獨當自是同  
列切諫登每驟署其奏無所迴避時人稱重

袁高為給事中身元元元年抗論盧杞是時德宗念杞必欲擢之  
宰相盧翰劉從一懼點不敢言獨高抗議者久之時人盡為高  
危之雖儒者咸有立志乃相與論奏累日不息德宗知其不可  
亦迴聖慮於是中外相賀數正直者身元迄今以高為第一  
王仲舒字弘中身元十年拜右拾遺裴延齡領度支矯延大言  
中傷良善仲舒上疏極論之  
穆贊為補闕給事中皆以論時政得失為時所重亦以此再受

點責

韓愈為監祭御史德宗悅年政出多門宰相不甚得專機務復  
有宮市耗糧之弊愈悉以上言貶為連州陽山令

段平仲憲宗元和中為諫議大夫時吐突承璀請出征鎮州無  
功而還平仲與呂元膺等抗論請加點責後轉給事中其在要  
近朝廷有得失未嘗不論列時人推其損直

孔戣為諫議大夫知西使元和六年內官吐突承璀出為淮南  
監軍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帝待承璀意未衰投匭上疏論承  
璀有功久委腹心不宜還棄戣覽涉副章不受百語責之涉乃  
進疏光順門戣極論其與中官交結言甚激灼詔貶涉陝州司  
倉倖臣聞之側目人皆為危之戣高步公卿間以方嚴見憚及  
為尚書左丞信州刺使李位為州將常岳譴譖於本使監軍高



重昌言位結聚術士以圖不軌進位至京師鞠於禁中幾奏曰  
刺史得罪合歸法司按問不合劾於內仗乃出付御史臺幾與  
三司訊鞫得其狀位好黃老道時修齋錄與山人王仁恭合鍊  
藥物別無逆狀以岳誣告失殺貶位建州司馬時非幾論諫罪  
在不測人士稱之又薛存誠為御史中丞洪州監軍使高重昌  
証奏信州刺史李位謀大逆及進至憲宗初  
今送林內鞫問存誠一日三上表以請帝  
乃今付御史臺及推案無狀位竟得雪  
許孟容為兵部侍郎元和六年六月盜殺宰相武光衡孟容請  
見奏曰豈有國相橫屍路隅而盜不獲此朝廷之辱從古未有  
因瀝泣極言帝為憤嘆

崔植為給事中時皇甫鏐以宰相判度支奏諸州府鹽院兩稅  
摧酒蓋利死段等加估定數及迫天下所納蓋酒利權佐者一  
切徵收詔皆可之植抗疏論奏令幸臣召植宣旨嘉諭之物議

罪鏐而美植

李藩為給事中制勅有不可遂於黃勅後批之吏目且別連曰  
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勅裴垍言於帝以為有宰相  
器量

獨孤郎為諫議大夫時王播以厚賄得判益錢衆口喧然郎連  
上章極諫遷御史中丞

李暉為給事中嘗論時政以為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終沃  
不必擇辰今君臣數奏乃候隻日是畢歲臣下睹天顏獻可否  
能幾憲宗嘉之

武儒衡為中書舍人時皇甫鏐為相剝下以媚上儒衡抗疏論  
列其事鏐譖訴之憲宗謂鏐曰勿以儒衡因論卿而用報死鏐  
惶恐不復敢言



殷侑為諫議大夫凡有朝廷之得失悉以陳論凡八十四上章  
李絳為戶部侍郎嘗因次對穆宗曰戶部比有進獻至卿獨無  
何也絳曰將戶部獻入內藏是用官物以結私恩帝聳然益嘉  
其直後絳為御史大夫時穆宗函為改游行幸絳率御史屬在  
廷莫極諫穆宗不能用絳以疾辭絳為左僕射剛腸疾惡賢不  
肖大分以此尤為非正之徒所忌

常弘景為給事中屢有封駁時有劉士涇以駙馬文通邪佞自  
檢校官穆宗用為大僕卿弘景執奏不可中人宣諭再三弘景  
不為迴之帝怒乃令弘景使安南邕容宣尉時論翕然推重時  
蕭俛以清直在位弘景議論常所輔助

李渤為考功員外郎時穆宗好畋游函出行幸車駕至溫湯渤  
奉疏請書宰相下考以其不能強諫也及為諫議大夫染坊役

天張韶等竊發伏誅宰臣及百寮閣內稱賀渤獻箴規詞甚激  
切

崔郾為諫議大夫時穆宗頗事畋游郾與鄭覃等推誠直諫觸  
發無避降中使宣諭之旅前給事中敬宗即位為翰林侍讀學  
士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郾奏曰陛下用以為侍讀卒歲有餘  
未嘗聞旨經義今蒙轉政實慙尸素有媿厚恩帝曰俟朕機務  
稍閑即當請益中書舍人高越曰陛下意雖樂善既未延接儒  
生天下之人寧知重道帝深引咎賜之錦綵

李漢為左拾遺長慶四年九月波斯大賈李蘇沙進沉香子材  
以錢一千貫文絹一十疋賜之漢上疏以為沉香為亭北瑀壺  
瓊室敬宗頗怒言過時優容之

薛廷老敬宗寶曆初為右拾遺內供奉史館脩饌時鄭權因通



鄭注得願南節度權到鎮後盡以府庫所有輦送京師醉遺權  
律廷老同知上疏請案由是疊結中外人盡危之廷老性本強  
直未幾又論張樞與程普範不宜居諫諍之列事皆不行

杓公權為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文宗使殿對六學士語  
及漢文恭儉帝舉扶曰此澣濯之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帝儉德  
唯公權無言帝召而對之曰人主當進賢良退不肖納問諫諍  
明賞罰服澣濯之末乃小節時用堦同對堦為之惴慄公權詞  
氣不可奪翌日降制以為諫議知制誥學士如故開成三年轉  
工部侍郎充職掌入對帝謂之曰此外議如何公權對曰自郭  
皎除授邠寧物議頗有藏否帝曰皎是尚父之徒子大后之季  
父在官無過自金吾大將軍授邠寧小鎮何議論事耶公權曰  
以皎勲德除鎮攸宜人情議論者言皎進二女入宮致此除拜  
此事信乎帝曰二女入宮叅大后非獻也公權曰瓜李之媿何  
以产曉用引王桂諫太宗出盧江王妃故事帝即令南內史張  
日華送二女還皎公權忠言裨益皆此類也

常溫為右補闕忠鯁救時宋申錫杖誣溫昌言曰宋公履行有  
素身居台輔不當有此是奸人陷善也吾輩諫官豈避一特之  
雷電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惑之咎耶因率同列伏閣切爭之由  
是知名焉

孔敏行為諫議大夫上疏論山南監軍楊叔元之罪其言激切  
時論稱之

郭承嘏大和六年為諫議大夫頻上章言時政得失尋以鄭注  
為大僕卿論陳激切注不敢出轉給事中改華州刺史兼御史  
中丞詔下之後公卿送詣中書求承嘏出麾之故給事中盧載



封還詔書即日帝御紫宸殿顧宰臣曰華州闕人承擬可故  
命之今諫官給事中皆疑其去既不能戶院莫若從衆望遂  
制罷之

馮定為諫議大夫大和乙卯年誅戮宰臣之後中外懷疑其欺  
元開成文宗將御宣政殿中殿仇士良請用神策伏衛殿門定  
抗疏論罷人情危之

李中敏開成元年正月以前司門員外郎為司勳員外郎中敏  
前歲因久旱抗疏言宋申錫等冤陷之狀以為致雨之才莫若  
斬鄭注而雪申錫士大夫皆危之疏留中因謝病滿百日東歸  
至是始復徵授

梁盧協為右諫議大夫開平四年詣閣上表以夏麥不稔請勿  
徵至秋熟折輸粟大祖聖武嚴毅衣斷不測故諫官未嘗敢言

事協奏而果俞其請物論嘉之

李愚為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或預咨詢而侃然正色不畏強  
禦衡王入朝重臣李振輩致拜唯愚長揖末帝諫之曰衡王朕  
之兄朕猶致拜崇政使李振等皆拜尔何傲耶對曰陛下以家  
人禮兄振等私臣臣居朝列與王無素安敢諂事其嚴毅皆此  
類也

晉裴暉初仕唐為兵部侍郎明宗時以數論權臣過失授太子  
賓客

王權為兵部尚書高祖天福中令權使於其丹權以前事累為  
將相未嘗有稱臣於戎虜者謂人曰我雖下才今老矣豈能  
稽顙於穹廬之長乎遠詔得罪亦所甘心由是停任

鄭受益為右諫議大夫高祖天福中涇州節度使張彥澤在涇



州虛法雪民殺其掌書記張式軍將楊洪朝廷優容之受益兩  
疏論云請下有司申明其罪

李濤為刑部郎中張彥澤殺張式楊洪等濤乃與員外郎張麟  
麻麟王億等同詣閣門進疏論彥澤之罪請下有司詞甚切至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六十



